

终须梦

作者：弥坚堂主人

- 第01回 解签诗指腹为婚
- 第02回 逃迁后家贫葬父
- 第03回 蔡斌彦厌贫退亲
- 第04回 注生庙誓约花烛
- 第05回 为衣食星卜设教
- 第06回 遭大变妻子俱亡
- 第07回 因游学喜逢诗友
- 第08回 康梦鹤客斋夜梦
- 第09回 蔡平娘魂栖玉真
- 第10回 被奸人陷害沉船
- 第11回 卜玉真闻凶尽节
- 第12回 变一策打走光棍
- 第13回 幸有缘客乡相会
- 第14回 出意外被奸拆离
- 第15回 处势穷设计脱身
- 第16回 三及第荣授皇恩
- 第17回 接回雁惆怅凶信
- 第18回 能知足衣锦还乡

《终须梦》四卷十八回，卷首目录题“弥坚堂主人编次”，内封右栏署“步月主人订”。弥堂主人的姓名履历均不详，步月主人亦未详为何人。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将此书归入乾隆、嘉庆间才子佳人类小说。

署“步月主人订”的小说还有《两交婚小传》、《五凤吟》、《情梦析》、《蝴蝶媒》、《画图缘》等，多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间。

本书据清坊刻本校点。

第一回 解签诗指腹为婚

诗曰：

边理枝头并蒂滋，天才国色系生成。

人间祥瑞无难遇，世上丝罗有可期。

太液芙蓉原解语，昆山美玉自辉奇。

也知缘分从前定，造化安排本不移。

话说皇明间，福建漳州府有一员外，姓康，名振业，系乙酉科贡士，其为人沉静寡欲，不贪名利，懒于逢迎，性善交游名士。尝自思城市嚣尘湫隘，卜筑钟山之下。其地尾南闽而首东粤，山热之后聚止，水泽之所绕旋，钟灵吐异，触目成趣，号“海滨邹鲁。”尝有六景为记：

西塞鸣茄，河右望涕，葑屋弦歌，

晴沙晒网，晚渡扬帆，登台候日。

员外每日志在高山流水，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，不以功名为念。

时逢阳春佳节，城中有一千户，姓蔡，名斌彦。其妻许氏与康员外系表兄妹，自幼尝从员外读书，性极温柔贤淑，其诗虽未十分佳制，然体段亦谙练有素矣。一时蔡斌彦扳约数位知己驾言出游芳草，实闻钟山天后娘娘其神甚灵，有求必应，要往问签信，求止男女。路经员外门首过，适值员外方才出门，只见一簇官人，衣冠齐楚，蹁跹而来。中有一人，心旷神怡，打了一恭，嘻嘻问道：“员外近来无恙？山水之游乐乎？吾诸兄弟特来拜访。”属目视之，乃表妹夫蔡斌彦也。员外慌忙陪了笑脸答道：“蒙屈高驾，有辱下顾，使弟草堂顿然生色，光宠何极。”拱了一拱，说道：“请入寒舍，略叙片时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来，不了。来则相扰，未免有妨员外安然自在之乐。”员外道：“说那里话。”于是众人逊让而入，排行次坐。

献茶毕，员外道：“我钟之景至胜概，虽不比杭之西湖、苏之虎丘，京口之金焦二山，然天造地设，幸有六景之奇观，亦足以供骚人逸士之游娱。今际此春光生媚，惠风和畅，正俺诸兄游玩时也。弟有斗酒，藏之已久，容献数杯，然后同诸兄观山玩水，寻芳访右，适我愿兮。诸见以为何如？”蔡斌彦道：“既有佳酿，且慢安排。弟有一心事未便，恐后不成。”员外道：“酒逢知己千钟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兄有心事，何不向知己言之？”斌彦道：“实不相瞒员外与诸兄弟，内拙身孕有六个月，未知是男是女，闻天后娘娘显灵，一来问卜，二来拜候。苦吃了酒，岂不是拜候之礼有失，而问卜之心有简乎？”众人拱道：“恭喜恭喜！”员外道：“不瞒列位，弟方才出门时，也是存此虔诚。幸遇见诸兄，是以虔卜神心顿忘，而殷勤友怀忽生。今既有此同调相敬，神如有知，谅必降示。”众人道：“敢问员外亦是积德在躬，要问麟儿之庆乎？”员外道：“生从其类，弟豚大耳，何足福禄？”众人与蔡斌彦齐道：“员外如此过谦，教我辈何处藏羞？”员外即着家人捧盆水来，两人盥沐净口，弹冠整衣。员外要诸人同行，众人道：“我行路脚酸，停一时来罢。员外

请先步。”

员外即留诸友在厅坐吃茶，自己与蔡斌彦跑到天后宫。二人参拜毕，蔡斌彦让员外先求。员外求得二十作宿亢金签，蔡斌彦求得张月签。随即拜辞天后，归在路中，彼此相语。员外道：“签已求了，但此神机谁能解得？”斌彦道：“吾友姓郑名棉园者，颇有偏窍，善会决断吉凶，前年亦经考了府案批首。”正在较量间，却到家了。

依次坐定，那姓郑的问道：“这场喜事卜得何签？”员外道：“弟妹夫说兄有默契，神明内蕴，能决玄妙几微。敬赖三更之枣，一点顽石之悟，幸甚，幸甚。”郑锦园道：“弟安敢当此褒奖。非敢云百之中尽无一失也，但蒙过爱，敢竭鄙意一决。”员外即与之说得了亢金签，锦园道：“恭喜恭喜！员外早晚定有悬弧之庆。玩其诗云：‘龙会明良在眼前，共飞万里银河边。’盖龙乃阳物也，阳非属男乎？‘眼前’二字，那个不晓的，分婉紧了。”又问蔡斌彦求得何签，斌彦道：“弟得了一枝张月签。”郑锦园道：“生国莫喜，生女莫悲，异日定作门楣之贵。兄休怪我说，此是女也。其诗云：‘广寒宫殿右清虚，州州元精炤玉液。’夫广寒宫乃月也，月属阴，阴岂非女乎？‘右清虚’三字，其人必秀丽惠淑可知。”郑锦园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弟另有一异见偏断，未知有当二尊意否？”员外道：“兄若等于庸俗之辈，平平无奇，何以异于嚼蜡之味乎？愿倾耳异断，以征灵犀一通。”锦园道：“论此签之意，似月老系丝已定了，着天后为媒，签诗为凭之意。”二人正襟危坐而问道：“兄何以知道？千祈不要胡言哩。”锦园道：“非敢胡言，凭签诗断，试将员外二句诗道来。大诗之后不曰‘奋飞’，而曰‘共飞’，且潜龙在渊，飞龙即在天，而知飞在银河，夫银河乃张骞乘挂到牛女之处。想起来，岂非着你们两人相共而得牛女相见时乎？矧蔡兄之诗说‘元精炤玉液’，愈见姻缘注定了。夫玉液乃裴航会云英在蓝桥之区，此典故诸兄岂不闻的？依弟愚见，此女后来有神仙精气，此男后来有别重会，才是此诗之意。”二人听了半晌，亦有十分信服他，满面笑脸起来。蔡斌彦道：“依他这说，俺不妨就指腹为婚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岂蔡兄你便生女而弟便生男乎？盖属未必然之事也，弟安敢妄想为哉！”众人道：“即同生男，亦是旧媾兄弟，究何听风于今日之盟乎？”员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仗郑兄为斧柯罢。事若凑巧，便当重谢。”又对斌彦道：“你我二人务要指天誓，日后不可负约。”谈了半日，而酒肴果品早已安排在厅，及坐席时，但见酒烟已微，花香已细，员外即叫家人将酒滋热，肴肉渐渐更烧来。大家酣畅饱饮，献酬交错，直至上灯才散。正是：

未出母胎缘已定，御沟流出玄钟成。

庸流能识天机事，撮合丝罗言语端。

是夜，银河耿耿，明月澄澄，康员外不脱衣冠，拥坐在床。蓦然一鹤，缥缥缈渺，掠于西而东，忽而附于泥涂之涸辙，戛然长鸣。员外欠身起视。你知此鹤生得怎么模样？但见：

噩噩焉润泽未羽，蔼蔼焉洁净光华。翅如车轮长而美，身似玳瑁文而秀，顶若珊瑚弹而挺。浑包锦绣，遍胭脂。鸣一声，哀一声。飒飒然，若弹瑟琴愁漏水，哓哓然，诉衷泣怨东风。唬得人心忽忽，惹得人恨匆匆。既不是黄鹤鸣空，谅殊泣麟悲凤。

康员外猛然惊觉起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忽听得房内呱呱生孩儿声，员外慌忙入观。见其儿生得形容俊伟。相貌魁梧，眉清目秀，一身浑包锦绣，遍体尽染胭脂，恍若梦中一鹤，不觉惊讶。急唤家僮取了文房四宝，磨得墨浓，将梦里之事一一描写，封藏书箱内。知此儿前途偃蹇，后来必然显达。俟他长大，交他收管，足征奇异。遂名梦鹤，字其祥。

过了四个月，而蔡斌彦不出锦园所料，果生女子。斌彦夫妻相议，说道：“我军中人也，今幸天下无事。四海澄清，此女应运投生，名做平娘罢。”许氏忻然且莫题。

却说郑锦园，闻知员外生得是男，斌彦生得是女，喜验他所断不差。且锦园乃一腐儒书生，极是贪利的人，记得员外说事若凑巧，便当重谢，念念不忘，须索走一遭，报知员外。及见了员外说道：“天缘注定，合当行聘，以成婚姻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事亦二家通知才是。”锦园道：“弟与蔡兄道过了，他说今日清洁日子，不可愆期。”员外道：“姻缘也是好事，谅蔡兄必许诺。”乃办了聘仪，文锦园到蔡家撮合婚媾之雅。其康家仪物之盛，蔡家欢喜之极，俱不消说。

且说郑锦园正要往员外家讨谢礼，慌忙至家，那知他妻亦生一男，叵口细目，骨露眉浮，腹大于胸，乃名郑腹，字判躯不题。但不知员外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逃迁后家贫葬父

诗曰：

古来潦倒属高贤，仁孝升闻虞舜编。

寥莪有诗宁可续，陔华欲补不成篇。

既悲家业尽迁弃，复苦（广先）椿永隔天。

石砚杨花点点落，那知孤子泪无边。

却说康员外，既得了麟儿，定了婚礼满面风光。尝时请客，每抱梦鹤在席上。那一日，芍药呈“丽色黄鹏唤花朝”之景，请了诸友在堂开怀畅饮。梦鹤随在膝前，时已有五岁，诸客观他灵敏，有一人把手中所执之扇，戏而问之：“小儿，你晓的这是什么扇？”梦鹤道：“是蜃壳扇。”客云：“与你对来。”梦鹤顺口对云：“虎皮裙。”席中称其明敏。及席中做酒令，一客斟满满一钟酒传令，要席中各人俱执席中所有之物，不令人知，名谓“傍灯过径”，有灯免罚酒，须将酒捧过，不是灯罚酒一杯。满筵之人开手看时皆非灯名吃酒，至员外错愕无物，那知梦鹤夹一鱼目。持与父亲免罚。众人问员外：“如何是灯？”员外不晓解说，梦鹤即应云：“鱼目夜光，岂非灯乎？”满席之人无不叹奇，对员外说道：“五岁孩儿有此豁达颖悟，真所谓名家之驹。此君家余庆所积也，可喜可贺！”员外道：“黄口小儿，自愧刘景升子耳，何足当诸公称誉也。”正在谈笑间，闻那绿杨树里杜宇啼，声声道：“不如归去”，众人大笑道：“酒好罢了。禽鸟亦知俺醉，叫俺归去。”惟员外听得，心怀挹郁，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。众人道：“兄胡为闻杜鹃之声不乐？”员外道：“吾闻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夫‘莫赤匪狐，莫黑匪乌’，此鸟乃四五月才啼哀至流血，今反了常理，而在此三月啼，毋乃国家有变乎？”话说未了，俄顷闻儿女之声，或叫苦的，或叫惨的，或哀或哭，员外倾耳听，也不知何故。猛见一人走将来。气冲冲，把一只手摆一摆说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快走快走！朝廷被奸臣卖弄，惹数万海寇湍边掳掠劫杀，要将这界为巢穴。宜急急收拾逃入界内，免受灾殃。”吓得员外面如土色，有口难言，说道：“教我怎么办？”遍席之人尽失意分走。

员外与妻子约有七口，提携襁褓，逃走他乡，腰缠仅有二百金。然大兵之后必有凶年，时逢大旱，男妇老幼饥饿沟壑，呼泣动天，说不尽逃走百姓扶老携幼哀哭，真个可怜。但见其人：

乱慌慌，风声鹤唳；闹攘攘，振动山岩。高楼大厦，一旦丘墟；腴田美园，变为荒塚。后望故里，不忍回首来看；前见他乡，那个有心忻走。任你仕宦贵客，把不得垂头丧志；凭他小姐夫人，怕不得鞋弓袜小。村的俏的，辗转沟洫；老的少的，颠倒荒烟。香闺内，娉婷艳冶，其泪珠儿似露滴花俏；平日间，激昂慷慨，其愁眉尖似烟锁柳絮。枵腹的，“爹爹妈妈，”随路号呼；足痛的，啼啼哭哭，仰天乱叫。真所谓宁作太平犬，莫作流离人。

且说康员外乃富家苗裔，懦弱书生，坐食山崩，把这所带之金用吃殆尽，没奈何，向妻子较量道：“人无生活计，不怕斗量金。吾晓的《药怀赋》

，不如把这些银子买了药剂，好去去卖药罢。”妻陈氏道：“虽云人以食为天，不如寻一塾去教生徒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处当今乱世之境，那里有生徒来教？”遂决计行医，一以施舍，一以求利。人人闻是贡生献药，必然精通，无论举监生员都来请他。不一年，渐渐丰足，庶得自安。

及梦鹤六岁时便知读书，员外即请一廩生，是他素友，姓吴，名梅士为师。梦鹤把诗书经传尽力钻研，至十六岁，诗赋文章、三教九流等事，无不精通，屡科不第。梦鹤乃占一卦，其应落空。梦鹤拂龟而谢，每日愀然不乐。员外安慰道：“吾儿有此才学，真年富力强，何患鹏程不遂？你不闻失意则忧，毋乃得意日娇乎？”梦鹤道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儿闻宋朝蔡元定学问渊源，流徙道途，至死不达，汉冯唐才德兼优，抑郁穷年，至老无闻；吕尚年至八十，若非文王，终为渭滨之叟、狂夫之讥；百里奚年七十，若非纓公，终为庖厨之炊、饭牛之谤。儿每开卷，未尝不三叹息也。今际此逃迁，海定未灭，家业如洗，儿又孱弱，吾父春秋又深，倘终老不达，如之奈何？”员外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天既笃生，吾儿必无空负之理。愿吾儿细把铁砚磨穿，萤灯雕刻。吾有一封书交付与你，你父知吾儿少年虽湖海飘零，日后自有风云际会之时，这封书必待你得志后，才可开看。”梦鹤承命，遂雪案萤心，刮垢磨光。

荏苒韶华复一年，正逢科考应运之际，不幸康员外病在床蓐，梦鹤衣不解带，席不暇暖，日夜尝侍汤水之劳，去考不得了。正是：

风里柳絮海里波，一心望静复飘磨。

时华不遂男儿愿，司马青衫泪湿多。

一日，员外病危，唤梦鹤吩咐道：“吾生不能尽父道，死不能遂吾志。到于今，抚不得吾儿成人，养不得幼子长大，徒使眼中流血，心内成灰。我归泉台后，你幼弟尚须抚养，书不误人，不可荒废。”梦鹤心喉哽咽，不敢放声大哭，恐伤父心，只是掩泪应诺而已。须臾，员外缄口不言，瞑目而逝。梦鹤两手抱哭，俯伏辟踊，至于未声。远方邻里，文人学士，有被其施药之恩，或其生平之交，闻者无不奔丧吊哭。正是：

情伤死别杜鹃号，清夜闻钟哭衰毛。

黄土一堆肠已断，栏杆桩泪困英豪。

且说梦鹤，不忍薄街其父，要借债厚葬。陈氏止之，说道：“你不闻丧事称家之有无？贫而厚葬，不循礼也，不可越分。”梦鹤亦思死葬之以礼，乃遵了慈母之命，罄家所有银两，随分埋葬，不敢加减。迨行丧明白后，未知梦鹤

家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蔡斌彦厌贫退亲

诗曰：

时事犹如风兴波，炎凉忽见世情多。
仙郎无计寻鸟鹊，织女复思渡碧河。
黄叶寒林蝉噪语，青松绿竹鸟吟哦。
夫妻本是同心结，父母嫌贫无奈何。

却说康梦鹤，既葬了父，家业罄空，穷困彻骨，无以糊口。居则忽忽若有所忘，出则昏昏不识所之，起坐明月之中，吟诗二首。

其一：

薄宵睡不得，起坐独悲吟。
明月照吾阁，清风吹我襟。
途穷身自健，命蹇事多临。
静诵白云句，古人可慰心。

其二：

寂寂银缸悬，泪垂飞杜鹃。
出门尽荆棘，举目有深渊。
昔臣虑风连雨，今忧雨接烟。
太行山绝望，空守（艾韭）盐煎。

至明早，陈氏呼梦鹤来前，因劝他道：“吾儿须觅一个生活计，不可固守诗书，坐以待毙。”梦鹤道：“儿非不想这事。但思要去舌耕，则无人荐引；要去肩挑，则身体懦弱；要承爹之业，则不指药性；若要著自己之艺，则突然而出，未免怕羞。犹豫数日，不知怎生的好，望母亲指示。”陈氏道：“吾儿多材多艺之人也，既不愿出头面，以求蝇头微利，何不效班超、萧何笔吏、佣书，后为宰相、封侯者乎？”梦鹤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儿虽不材，不过命运未亨而已，亦犹明月暂被黑云遮，黄河尚有澄清时。今既不得上登云路，已可愧矣，而乃故意人幽谷，毋乃貽高士君子之林乎？”陈氏道：“吾儿虽贤，未及文宣万万。文宣又尝为委吏乘田，不避羞辱，即子舆氏所谓抱关击析

，其职亦称。大凡君子有经有权，今正吾儿行经权之时也。羞胡为哉？”梦鹤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也罢。儿思府县衙门政事纷繁，易扰心神。儿父临终之时，叮咛儿不可荒废诗书，飒飒在耳，倘入此途，便废本业。不如投在巡检司，衙中奇净，庶不失棘关素志。敢问母亲尊意何如？”陈氏道：“儿自思稳贴便好，不过要求锥刀之末而已，岂要吾儿终身就此为活哉？”

那知衙署淡薄，虽入去佣书，而所衣者百结之衣，所穿者东郭之履，往往见弃于群小。不幸又遇此巡司，为人暗昧贪酷。一日，上司差督民夫往筑城池，一名夫，私放银五钱。那一日点少了三名夫，你道这三名人夫，原来差役权折作银，称要交康相公过付，谁知此差人复往别乡，银尚未交巡司。巡司辄差内丁去问乡民，乡里的人都说康相公遣人来折去了。那巡司竟不待分辩，默然具一禀贴报县。县主大怒，朱批即拿康梦鹤回话。至晚坐堂，衙役拿到，立在阶下。县主道：“你为保不跪？”康梦鹤道：“童生无罪，何跪之有？”县主怒道：“敢说你无罪！朝廷民夫，你好大胆，擅私自放，是何道理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情实虚诬，有谁见证？”县主道：“你本官现证，岂有你本官自卖而诬赖你手？”掷下四枝签发打梦鹤。梦鹤坚执不屈，说道：“饱学书生打不得。小童生不过暂屈佣书而已，非比衙役之辈。且实无弄权真情，决打不得！”且官愈怒，喝差役将竹板乱打，打得一身黑烂，走亦走不动，着差役赶出回家免究。

嗟嗟！梦鹤真个可怜！以平日激昂慷慨，英雄自命，至此因家贫之帮，而受这苦楚羞辱，如之奈何？特师友怜惜之，各有诗慰问。其诗甚多，不录。惟记得吴先生一首。诗云：

停杯不饮意殷殷，思象有牙身致焚。
欲效执鞭希求富，何如闭户勤论文。
虽云穷困正相迫，孰识智愚自此分。
湛负性心应增益，古来俊杰多如君。

又有一友郑判躯，乃锦园之子，心虽饶险，文理稍通，与康梦鹤世交，亦慰一首。诗云：

问君何事戚眉贫，且向花前看暮春。
岁月易迁人易老，乾坤当（门舌）志当伸。
峣峣难缺必须缺，皦皦无尘终有尘。
吾辈未亨多堰蹇，可怜和寡辱金身。

又有一友，姓洪名袖中，其为人奸险骄傲，腹无点文，好交高明贤士，以

慕虚名，并不自知其分量，亦勉强作一首来慰。诗云：

祸不单行运未来，福无双至且有灾。

劝君休得多愁虑，有山不怕无烧柴。

却说梦鹤被打之后，母子相抱而哭。亏了他母亲，与邻里辟纼佣雇，食一餐，饿一餐。养了数日，稍能行动，即到师友书馆中谢诗。见了洪袖中，说：“多谢兄盛心，做诗相慰。愧弟袜线短材，有辱一一知己。休笑，休笑！”袖中有夸之能之意，说道：“总是命运未亨，谁敢笑兄？昨日之诗，弟甚爱惜兄，未知兄既得否？”梦鹤道：“弟亦知是爱惜，但其中有荡然深沉处，弟未曾觉悟，愿兄勿吝云泥开塞。”袖中道：“弟这诗不只矜怜兄，且愿兄后日发达。”梦鹤道：“多谢多谢。敢问兄做诗学业是谁？”袖中道：“诗不过字要多寡相对，词要长短相参，便尽了诗之能事，何必学业？弟皆聪明句也。”梦鹤道：“兄差了。俗云：‘三年读成举子，十年学不成诗翁’。诗非锦心绣口、旷达不羁之才，不能道只字。诗正未可容易轻之也。”袖中怪其有藐他，遂拂然道：“论兄之才是欲压倒元、白乎？”梦鹤：“弟不愿自比杨汝士，兄亦安可自称元、白乎？但朋友之义，有善相赏，有疑相祈，要愿死后日推敲为佳。”梦鹤知其无受益之心，礼意稍疏，遂拱了一拱，告别出门，袖中亦不眷恋他。袖中窃自说道：“自病不能医，延街卖嗽药。他自己把一书算尚做不成，还敢夸他才学，明明是奚落我了。”遂抱恨在心不题。正是：

奸人匿怨外相亲，弄起祸胎有一因。

玉石相须各从类，才高难合庸流身。

他日，康梦鹤抑郁在家，闷闷不乐，含羞忍耻，出游街市。忽见一簇旌旗伞盖，坐着一位官人，前呼后拥，乘马而来。梦鹤冷眼一觑，乃岳丈蔡斌彦也，遂要躲亲藏拙间，已被他属目看见了。蔡斌彦心中自思要问他又不便，乃扬鞭过身去，但眼中观其衣衫蓝缕，状如丧家之犬，心内十分不快。原来蔡斌彦因吊征山贼有功，除授湖广指挥，现今又超升广东都司，才给文凭，告假归家。

却说这斌彦，一武夫之流，那里晓得什么才子，不过趋炎避冷已耳。见康梦鹤这等穷酸落落，归来对他妻许氏说道：“你知康家贫辱之事乎？”许氏道：“自夫君别后，俺母子只是闭户勤针指，窗前观古书，并不管一毫闲事。但前日闻得行路人叹道：‘康其祥有这般丰采伟略，无故充为书役，于今被打，深可痛伤。’未知其祥是何人？”蔡斌彦道：“其祥即是梦鹤的字。我昨日去拜客，在街上遇着他，看他形体枯槁，衣冠破烂，不知羞耻，还敢在街市中

摇摆。这样的人，终非发达之器。我今想了一计，唤家僮去请他来，把聘礼假做送他为家资，还他去别娶，你母子好同我一齐到任，我可在那任中选一个膏粱子弟匹配吾儿，亦不负吾儿一生受用，岂不是好？”许氏力劝道：“他亦是富贵儿子，今虽落薄，安知后日不富贵乎？当日成亦是君，今日要败也是君，姻缘大事，那里这等儿戏？”蔡斌彦道：“你不晓贫穷之艰苦，一日难度过一日。今我把银子与他生涯，庶免饥饿他，吾儿亦可得了个佳婿，岂不是两便？”平娘侍在母亲身傍，闻他爹这等言语，粉头低垂，蛾眉蹙蹙。既而两颊通红，正色说道：“儿闻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既受了聘，千金不移，岂容变更？”蔡斌彦道：“妇有三从，在家从父。你父主意是要你好处，吾儿苦什么？”平娘道：“共姜其生死且不改，纵连理之枝可破，而比目之鱼难分。之死矢靡，铁石之矢，只何不谅儿乎？”蔡斌彦低首无言，心内思想，忽叹一声说道：“闷杀我了！罢了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不过多以金帛酢他。”正是：

冷暖顿殊深可忧，天时人事两悠悠。

花枝失却东皇主，雨雨风风那得休。

且说平娘，自幼从母教养，到十四五岁时，真果秀气所钟，天地阴阳不爽，有百分姿色，自有百分聪明，便知书能文，竟已成一个女流学士。是以蔡斌彦爱宠他，不忍坠落贫贱之家，使之憔悴劳苦，误了一世风光。

至明日，斌彦默遣家僮往康家去请梦鹤。梦鹤对母亲说道：“蔡岳丈除升广东都司，领文凭归家，儿为半子，愧无樽酒洗尘，反蒙辱爱先施，如之奈何？”其母陈氏道：“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俺家淡薄，你岳父必闻知。他念及表亲，重之以婚媾，况你父在日，与他把臂谈心，如胶如漆，今来请你，必是不怪你。我这头上一枝簪，你可持去买几件礼物，付他家僮带去送他，聊表一片悃忱之敬。”

梦鹤领命，遂借了衣冠，同他家僮往见斌彦。那知斌彦备了白金五十两、绫缎款端。及家僮报说康相公到了，斌彦出门亲迎。入堂坐定，茶罢，说道：“多烦台下贵临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岳父说那里话，愚婿不孝罪深。缘父弃世，家事萧条，礼意疏阔，徒郁结心血耳。幸得岳父高升，方恨拜贺无具，非不欲通殷勤，但寻思了无取。今岳父念及先父前交之情，遣使宠召，则大幸焉，何出此言。谨备些菲仪，聊表鄙忱，万望此存。幸幸。”蔡斌彦道：“何须多货。请问贤侄如今作何生涯？”康梦鹤思道：“此人必有异志，怎么叫我贤侄？且莫管，看他是何举动。”且应道：“儿不过一介书生，日以笔墨为勾锯，以诗书为田畴，斫情耘耔，无时休暇，儿之生涯如斯而已。若别有生涯，必多本钱，儿所不识。”蔡斌彦道：“吾亦知贤侄无本钱，是以备白金五十两

，要付贤侄去生理。倘发大财时，要择佳配，岂无贵宅豪门之女？况你表妹平娘要随我上任去，未知何年何月得回，恐误贤侄青春，未卜尊意如何？”康梦鹤听得这话，心胸涌然，正容危坐说道：“岳父，你晓得‘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’。你勿轻视。儿处今日穷苦，有辱蒹葭倚玉乎？”斌彦道：“不然。吾闻君子当知变通。今贤侄这等贫穷，权将这银去做本钱，倘后日发达，再择佳配，诨不善甚？何必执一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岳父，非此之意也。岂不闻自古英贤多磨挫，大困之后必有大亨？我学成满腹文章，胸罗象数，气吐云霞，思入云中，今虽因抑，譬鹁未羽，不日定奇锦标，奋力一击，万里之遥，岂藩篱之鷃所能料乎？”蔡斌彦道：“不必夸口，做过才是。如我当日数百盟兄弟，只得我一名侥倖，官正未易做也。”梦鹤道：“岳父这等说是欺儿日后不能成名乎？就将今日来论，你虽区区做了一个武夫，岂遂能胜我堂堂一书生乎？即我之家风，有不若你乎？抑我之品诣，有不若你乎？”斌彦赧然变色，默默不语。梦鹤道：“罢了，你要退亲，赁你退亲。我何慕金帛之有？却不道‘书中有女颜如玉’乎？”遂忙忙抽身出门去了。斌彦怒其狂妄，对家人道：“这个人。终日夸言大语，胡思乱想，不久讯到颠，不要管他，等他疯颠了，正来处置未迟。”嗟嗟！富贵则亲戚畏惧，贫穷则婚姻不许。正是：

反躬自问信真贤，不必求人然不然。

富贵吐言颠亦正，贫穷出话正犹颠。

许氏与平娘在后堂，听得梦鹤这话，对平娘说道：“这人雄才伟略，言谈皆琳琅，唾笑成先王，不坠青云之志，愈令人可爱可敬，决不可轻忽他。我自然有区处，即唤一个丫鬟，去等他出门，请他到这花园私轩中，我可说些言语安慰他，并可与之设下一策来娶。倘跟你父亲去广东，大为不便。”乃吩咐丫鬟去候他。那知丫鬟候他已久，坐在此石上打睡。梦鹤怒气汹汹，向路直走，足加蓬转，挨在丫鬟身边过。那丫鬟醒时，梦鹤离身已远，任丫鬟叫，梦鹤绝不回头了。丫鬟回报说他不肯来，平娘柳眉低蹙，杏脸生愁，忽长叹一声不题。

那许氏亦尝力劝斌彦，说：“这婚姻乃凭天后娘娘为媒，签诗为记，未出母胎时，已先注定了。况且当日与表舅相交，如雷同，如管、鲍，云你我之私，到于今变了卦，倘我君百岁后，何面目见舅亲乎？”斌彦沉吟半晌，喟然叹道：“叫他有银子火速来娶去就罢。不然，若随我到任里去，那时关山阻远，悔之无及！”许氏即退与平娘商量，如此如此，唤丫鬟去请梦鹤。不知梦鹤来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注生庙誓约花烛

诗曰：

高歌一曲向花前，遥忆当年酒席边。
碧沼鸳鸯交颈固，妆台鸾凤同心坚。
百磨不悔方成节，一见相亲始是缘。
漫道婚姻月老定，人情胶漆可回天。

却说康梦鹤回来见母亲，说蔡斌彦非实情来请，却是要退亲。即将自己与蔡斌彦应答的话，细细说与母亲陈氏知道。陈氏说：“吾儿有志，要他银作什么！”母子愤恨不已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旗氏叫丫鬟去请梦鹤，道：“我家奶奶要请康相公叙话片时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你为我多多拜上家主，说我不肖被嫌，有愧窗下磨励之志，无颜去见。且相见不亲，不如不相见。要问闺闱花烛艳，必须金莲彻夜时。随他去退亲，我再不反悔他。”丫鬟把这话一一回覆，平娘道：“他那里朦胧怨咨，我这里心如棘刺，如今思量将奈何？有意诉衷情，急奈他志气昂昂，反做一个无情郎。”时人有歌《离亭怨》一曲：

从今后，玉容消磨，桂花朵，秋风吹罗，这相思何时谐和？记得当初，天后为斧柯，到了如今，父母作风波。望夫石渺渺，太行山峨峨。白茫茫，陆地来厚，碧腾腾，青天般高。仰望东落海，毒害的恁么。

过了数日，梅瓣白飞，柳眉青青，正孟春和煦之时。漳俗，男女不论官家贵族，出外游春踏青，真真可观，但见：

紫白红黄色色艳，粉青黛绿溶溶娇。有个雅淡梳妆，海棠闻遍；有个薄施脂粉，柳絮飘残。澄澄苍苔莲深浅，蔼蔼清馨兰麝飘。采梅的带香，摘花的微笑。水月耀碧，花柳争研。宿鸟惊腾巍巍，花梢扳弄纷纷。惹恨的春光，撩乱的艳冶。端的是闾阁如荼，胡然而天；真个是东门如云，胡然而地。

那日，平娘坐一兜轿，带一丫鬟，乘这明媚之景驾言游春，实是要往注生娘娘庙冲愿。早来到，登了门阶，入到庙堂，参了菩萨，左顾右盼，忽见壁上有题一首诗，仰读云：

虔心默禱对神明，汗染栏杆恨注生。
玉箸金瓯鳌起舞，琼林瑶树鸟飞鸣。

三峰笔写愁途远，九曲观磨泪水盈。
愿得牡丹交御草，五云加色谢升平。

本郡弟子康梦鹤题

平娘知是其祥咨嗟自愤之笔，读了又读，不觉叹道：“清新俊逸，然诗之中有愿求佳人之意。我不知是怎么模样，是怎么才德，是怎么风流，才做得一个佳人。妾虽色恶词芜，不妨和韵一首。”即提起笔来，如龙蛇飞舞，风雨骤至，不一时就定。正是：

艳女恍如七步人，温柔体态珠玑新。
始知天地山川秀，编在娥眉文略神。

平娘题完，又觑见桌上一枝扇，着女婢持来，展开一看，内写唐诗一首，后题为“其祥老杜台正字。”平娘知这扇是梦鹤的，少顷必来寻觅，我不免到后殿参数罗汉，等他一等。

原来康梦鹤与蔡平娘虽是表兄妹，从未曾见他形容才学。那时庙中题诗，见了一乘女轿来，他便抽身往后门去，将扇丢在桌上，忘了持去。少顷，果然来庙中觅扇。仰见壁上不知那一个和他诗，遂无心觅扇，留情看诗。然未读之先，见其笔精墨良，耀耀动人，心中已有勃勃景仰不尽之意。及读云：

仰上高山月色明，何时殊引慰三生。
人遥室迳冷猿泪，情隔河长秋雁鸣。
云鬓懒梳叶落满，晓妆羞对苔生盈。
神如有应骊珠合，免得深闺抱不平。

本社信女敬和

康梦鹤读完，不觉惊讶说道：“天下有此大才的女子，近在眼前，梦鹤何褒然弃耳而未之闻也？然无题名氏，又不知是何人？”想了又想，说道：“这诗中，似素相识[未]嫁的女子，存仰慕见爱之意。晓得了，必是来的一乘轿之女，谅在后殿未出，不免相见他一面，看他如何。”乃躲在锦屏后偷看，只见得：

眉弯新月，眸凝秋水。脸衬二片朝霞，唇带一点红日。锦裙下，覆一双小小金莲，轻移香阶，有蕊珠宫娇娇之态，罗袖边，露一对纤纤玉笋，软玉舒展。若水月殿溶溶之姿。秋波一转，惹得魂灵飞天，芙蓉半掩，动得眼睛乱撩。娇的是仪容袅娜，媚的是体态旖旎。形不尽轻身秀体，说不尽锦肠绣心。翩翩清爽，辉辉金石。若非嫦娥降临，疑是洛神再世。

康梦鹤道：“我要四海求佳人，谁知佳人即在门前，却不晓得是那个女子

，不妨近前问他。若是应我也罢，若是不应我，我随他轿后，看他何方去便知。”即向后堂踱入。那丫鬟认得康梦鹤，是时立在边傍，见康梦鹤进来，即厉声叫道：“康相公，你要寻扇哩，扇在我小姐手中。”那平娘先时见一汉子突然进来，正要转身躲避开去，听见女婢说是康梦鹤，便住了脚，把梦鹤的扇掩在面上，启一点朱唇说道：“原来就是哥哥。我母亲前日清哥哥叙话，不晓得哥哥怎么如此坚执？今观题诗之意，乃知哥哥是要求天下佳偶，是以执一不去。未知这几时佳人有得否？”康梦鹤风流任兴，春风满面答道：“贤妹你有所不知，贱兄与贤妹乃凭天后娘娘为媒，笠诗为记，五百年前红丝系足，焉肯效戾戾之炊，白头之吟，为百世后讥薄情汉乎？无奈你爹爹忘却瓜葛之好，绝发葭莩之亲，贪富贵，厌贫贱。你兄恨不能蚤占鳌头客，而反作银样蜡枪人，是以有愧，癞出见面。若论贤妹一人，贱[兄]不能寤寐忘情矣。未知和的诗即是贤妹么？”平娘道：“俚言腐秽，有辱邯郸学步，哥哥休笑里妇之颦。”梦鹤道：“句句秀雅，字字佳章，真珠玉也。”平娘道：“休说这诗闲话，且说我爹爹，不日要接俺母子随任，斯时路途远，恐银河阻隔，汉槎难渡。今我爹爹被我母亲力劝，亦稍有冰消雾散，愿哥哥可乘势应时，庶免事事有变之叹。虽奴家柏舟自誓，然现今不作同心结，而要后日作连理枝，悔之无及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你贱兑现在陈蔡之际，涸辙之中，倘要成就了大事，鹑衣何以为礼？醕蕨何以为情？且贤妹入门时，清波可饱乎？绿草可茹乎？”平娘道：“哥哥不须忧虑。”平娘乃取身边所带象牙环一枚，又以所佩碧玉猫儿坠一个、并银簪金钿，尽拔下来，付女婢交与梦鹤，说道：“哥哥可将此物去变卖，休误了誓约。”梦鹤喜出望外，对平娘道：“感情良不少，报德何时了。夫以梦鹤百年属望，慰在一朝。”二人眷恋，不忍分拆。看看红日渐渐西附，没奈何，含泪而别。正是：

本思四海求蝉娟，谁料芝兰在眼前。

有意求珠珠不吐，无心归壁壁完全。

康梦鹤回来，不胜欢喜，见了母亲，说注生庙遇见媳妇，如此如此，陈氏忻然道：“我媳妇有此贤淑坚贞，是我家门之幸也，亦正是吾儿之敌配也。”梦鹤即将这些物件卖数十两银，费用殆尽，所剩无几。不幸遇着郑锦，那几年破家之后，闻梦鹤要娶亲，登门追讨媒银，无奈将所剩的银子送他去了，要用又无分文，不觉叹道：“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先父在日，有酒肉交欢，个个知心，今至我身，人情亦做不成，如今还他罢了，闲事不要管他。”斯时，即择了一吉辰，雇了一乘轿子，衣冠齐整，门庭光彩，虽无灿烂盈门之华美，亦有风光清雅之仪容。

且说平娘回家，许氏见平娘簪细等物皆空，问道：“你出去踏青，一身首饰物件那里去了？”平娘即与母亲告其情由。许氏道：“我儿你好大主宰！倘你父若知道，就活活打死你。他如今这等设处亦妙，未知他要何日来娶？”正在说话间，只见媒婆持一红帖，说：“康相公择此月十三日要娶小姐过门。”

那知蔡斌彦先往广乐去上任，次日，在路中差数十个家丁来搬请平娘母子，轿马拥簇，亦约在十三日起程。母子二人正在分别之际，相向痛哭。平娘泣道：“儿从父命，恐亏了生平大节；要顺夫命，又吧舍了骨肉分离，教儿怨得好[苦]。”许氏道：“五伦之内，造端夫妇，男婚女嫁，古今同例。安可以一时之别而误终身大事乎！”平娘只是低头掩泪，一句亦说不出。许氏催他上轿，平娘呜呜咽咽，又哭起来，许氏亦泫然泪下。无奈何，只得吞声而别，许氏往广东随夫，平娘往康家成亲。正是：

意合情偏切，情深意不移。

万般依古事，死别与生离。

话说许氏到了广东见蔡斌彦。蔡斌彦忙问道：“吾儿怎么未到？”许氏道：“男长当婚，女长当嫁，平娘与梦鹤娶去了。”斌彦忿然怒道：“你好擅专！我明日即差人去扛他回来。”许氏朝夕力劝他，未知何如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梦鹤娶得平娘到家，两人如鱼得水，如鸟得林一般。是夜，梦鹤咏《桃夭》之章，平娘答《绸缪》之什，情浓意合。一个得了意外之喜，忘贫穷于何有；一个得了终身之托，忘骨肉之分离。正是：

洞房今夜降真仙，暖玉温乡满被春。

漫言别离情最苦，且夸欢会思更新。

意中有意无他意，亲上加亲愈见亲。

欲得此情常不断，蚤寻月下检书人。

到夜来，并枕同衾，贴脐交股，难以曲尽其合欢之情。惟有一篇《天下乐》为记：

春见生绣帐，溶溶露滴牡丹开，擅口温香腮。淡淡云生芳草湿，碧泣含皓月，满池泛浮鸥。我将这纽扣儿松，你将这履带儿解。阳春和暖浑身泰，软玉温香抱满怀。柳腰款摆，半推半就，花心辄折，又惊又爱。背后着腮润，不知春光何处来；胸前着肉磨，不闻花落几多少。杏脸观月色，桃唇映日开。鸾被若金钗，首饰挺云鬓。曲尽人间之乐，不啻天上之降。

两人至云消雨散之后，直睡到天明，携手而起。康梦鹤口念一绝云：“花

摇月影露淋淋，过尽春光绿色阴。”平娘即续云：“昨夜庭前关不住，今朝遇雨吐新心。”嗣后夫妻心神相契，或我倡彼和，或我和彼倡，恍若关雎之和鸣，凤凰之相应。

一日，平娘向梦鹤道：“俺须想一活路，庶君夜间好磨励经史，日闻好求些利息，不可朝朝暮暮恋高唐，磋跎人间日月忙。”梦鹤道：“有什么活路？我想不来。”平娘道：“不消愁。妾善绣凤织鸾，你去街市中，问有人要雇女工等事，你可承领他工价，任他奉送。妾又思士君子埋头潜修，安肯露面求利？妾有一策，君可去赁铺一间，吊起一张蔑帘，写着一大坊表，与世游艺，君得坐这铺内，有人来求吉课，问卜书画，会须得了世间利息，如无人来求时，亦可静心息气而悟圣贤，有何不可？”梦鹤道：“静坐铺内，不殊置身书斋中，这计策做的。”未知后来开铺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为衣食星卜设教

诗曰：

漫道文章不察饥，挥毫亦有卖钱时。
章台街上九流士，金屋家中三教师。
儒者生涯无垄断，书生货殖有毛锥。
堪怜闺艳画筹策，不敌奸人计谋欺。

却说康梦鹤既善其言，依而为之，每日坐在馆中看书，萧然寂寞。人家看见一个新牌坊，都个个说：“拣择口课，不是要处，我须求那经用的老人家才停当。这个后生家，不必问他，若是问卜书画，这个无关性命，求他不妨。”又有人在傍说：“这个人书役且不会做，教书又做不得，如今复在那里星卜。俗云：‘一事成，百事精；一艺颠，百艺败’。我晓得这个人，不农不秀，都是颠狂。”又有一二半通识之流在那边议论说：“这个人学问稍稍通，不过命运未亨，为衣食所累故也。你若不信，我有一把白扇，到那里求他一首诗，试他才能如何？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古诗我亦会念数首，他不过抄写就是，何以见其学问？”又有一人道：“我们各限一个韵，出一个题目与他做，便晓得了。”

三人遂齐到日课馆中，惹得梦鹤心中想到：“我今日有利息了。”谁知都是要来试他。那人陪一面笑脸对梦鹤道：“我们要求一求，不晓得先生前否？”梦鹤道：“领教。”那人道：“外人都说先生狂颠，不晓得先生是真狂假

狂？要求一首五言佳章。”大家发起笑来，说道：“你这个人更颠狂，怎么好把这话对先生说！”那人道：“我心实抱不平之愤，要把这个话为题目，类字为韵。先生休怪了。”梦鹤道：“合当领教。小子忘却壮士志，无怪乎流俗之讥也。但诗之事，弟极蓬蒿铅槩，望诸兄休笑。”遂举起笑来，不须思索，臾立成。大家求读一明白，梦鹤即读云：

潦倒尘埃中，于今有数年。
花忧风雨夜，竹耐水霜天。
我笑世愚昧，世讥我妄颠。
奋飞期后日，谁识此幽玄。

又一个人持出一幅笺纸，要七言律诗一首，以《菊生于六月间》为题，‘青’字为韵。斯时菊未盛，花未开，实要难他。梦鹤又提起笔来，即题云：

四顾众芳开满庭，懒看金不才叶青。
甘心篱舍聊沉醉，翘足风霜来唤醒。
堪笑趋时何种种，可怜知己独零零。
天生穷达无非运，愿寄陶潜共一听。

中又有一个人看他文字飞舞如神，忙忙走去街中，买一把金扇来，说道：“小弟斗胆，求一道贺寿诗，中要句句藏‘诗’、‘酒’二字。”梦鹤又题云：

蚤期脱颖聊沉醉，对席无文俗了人。
寓目高怀五斗解，停杯覆翻三都新。
露渥增赏调商羽，珠玉挥成醉寿春。
椒柏长吟贺反饮，喜题时旨祝芳辰。

康梦鹤题完，并读在家听。大家不晓的是如何美，如何不美，但观其举笔如雷驱雨，挥毫如风扫地，满纸如龙蛇飞舞，个个叹服。那个道：“我明年觅一书馆，寻几个生徒来，请先生教书。这生业又稳些儿，免被俗人讥谤。未知有当先生尊意否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小弟命途多蹇，读书满腹，不合时宜，区区株守馆中，管窥天卜，无计安枕。倘蒙垂顾，铭刻不忘。”遂拱了一拱，大家别去。

是晚，梦鹤归家，对平娘叹道：“道士憎兹多口，流欲之辈皆说我颠狂，正是要利途反生谤门。才有一二抱不平之心，要试我文墨，考我题诗，我即

时间他题目，遂题云云。那人称誉说明年要寻一馆，请我去设帐，未知虚实何如。”平娘道：“君何患谤？必谤而后见君天下大才之人。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见利器，不经千回百转，无以见人情；必有人谤我，乃有人成我。来年之学，妾卜是实的，不是虚的。”正是：

与世无争守藩篱，因何蜂蝶乱侵欺。

一身成败随人转，艳女胸中蚤度知。

过了来春，果不出平娘所料，忽见一人，手持一个关书和几个小子，遥指门首，施施然而来。那人道：“先生认得我么？小弟前日有约，不敢失信，敬奉关书一纸，内题束金十两，膳米四石，万望叱存，并和生徒在这里，要请先生即日开馆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今日虽是吉辰，何其速也！小弟书籍行李收拾未便，虽择别日可也。”即约迟了五日，众弟子方才别去。

至五日后，正要起程，适逢平娘腹痛。梦鹤吓惊，疑是搬出衣箱，动了胎神，却教我怎好？梦鹤即净口整衣，指龟而筮，占得泽风大过三爻动，系己未日。梦鹤道：“不好了！是要生男子了。”平娘道：“生男子，怎么又说不好？”梦鹤道：“《易》有之曰：‘栋挠凶。’正应长男挠折之兆也。”平娘道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，休信乎卦。”言未了，而腹愈痛。须臾，果生男子。梦鹤道：“好，好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当。”遂后亦欢喜不题。

且说梦鹤，幸得平娘生产明白，即到乡村开帐设教。将近半年，亏了平静娘在家守有夫之节。愁闷起来，闲看古书，见一篇古诗韵，不觉勃勃，援笔题一首《闺思》回文：

萧声几度暗伤情，岫出飞云晓日晴。

寥静深闺窗弄月，妒娇花园竹敲箏。

桥高泛水流声急，夜寂寒蝉噪语轻。

遥寄锦书传去雁，销魂拂柳渭啼莺。

平娘写毕粘在壁上，又要思起《闺怨》，限韵一题。正要下笔之时，忽听得革履之声，回头视之，乃夫君梦鹤也，手持一柄破雨伞，足穿一双草鞋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坐在椅上长吁短叹。平娘吃一惊，不知是什么缘故。原来这馆中弟子多是洪袖中的表兄弟。袖中要报前日之恨，屡屡在他表叔面上说：“这先生先日经做书算，因不识字，被官府责逐，又在街上星卜，胡讲乱说，被人弃嫌，平生并无一长，想必是长于教读，大家乃请他乎？”那学父说道：“或能或不能，我辈不识字，那里晓得他？”袖中复知梦鹤家贫，要讨束脩，又想到：“这人口嘴不好，要脾毗骂人。”因假意入馆，写一张字，暗暗嘱

托一个[年]长的弟子，教他如此如此，那弟子不肯。忽一日，合当有事，那弟子读书差错，被梦鹤责了数板。那弟子恼将起来，不知己之不是，竟听袖中嘱托，把一张字持与父亲看。他父亲不识字，怎晓得缘故，因问道：“这字谁写的？”那弟子道：“是先生写的。说束脩若不尽还，一个要打二十板，嘴里又劳劳叨叨在那里骂。”那学父持出与识字之人读，尽是衙门的口吻。读云：

读书好事，拖尔束礼，恶俗可鄙。屡计数次，并无分厘，深可痛恨。今写数字闻知，立等送还，不许挨延日子。倘再挨延，你等学生各责二十板，仍呈官究治，决不轻发。积压宜遍告凛尊，毋违速速！

那读的人说道：“这口气真是他写的，他前日经走了衙门来，这等真个胡说！”众学父闻知，发怒起来，遂不理不管他。大家商量道：“这先生亦不是教书，不如辞他去罢。”大家即到馆中，对梦鹤说道：“今七八月农忙之际，小子个个要樵牧，不得闲暇，请先生暂回，束金随后送来，书籍着人和先生挑去。”梦鹤道：“何必挑书籍去，如此之速也？”众学父道：“路途跋涉，寒馆凄凉，免先生再来。”梦鹤道：“任人之事，务要劳人之苦，说那里话。”众学父道：“虽是这说，争奈俺大家这七月要获稻，八月要耕种，九月要叔苴，十月要收成，十一月采茶薪樗，不如就此罢馆便了。若是束金，有托无负。”梦鹤微知其意，忽吧一声，相辞而归，闷闷无已，一步分两步。正是：

已道无翻覆，忽然犹变更。

贫穷当此际，不忍听蝉鸣。

平娘问道：“君一去半载，回来直喜，胡为不乐之甚？毋乃以妾之故而见忌乎？”梦鹤道：“不然。”遂将馆中被嫌缘故一一说了。平娘听了，怡怡自适，说道：“君何必忧焉？君不闻孔子见诅书社，麴裘被谤，文王拘囚美里，不殒厥愠，两座无损为圣人。展禽为士师三黜，子文为令尹三已，而卒不损为贤者。他如展出平之见放，张仪之被谤，马迁之腐型者，何可胜数？大凡士君子卓然自命，不肯与世同尘，往往为流俗谤绝，大抵如斯。虽然，宁为流俗所弃，不为流俗所取。君何不乐天安命，淡然自得？而何苦乃尔乎？矧俺家衣食虽不至丰裕，然妾之女工亦聊足以清饥矣。君何患焉？”梦鹤听了欢然喜乐。

须姘，洗爵当前，梦鹤饮了数杯，仰观壁上一首诗说道：“这诗清逸俊雅，思致蕴奇，不失诗人之志也。文韵一笔。”平娘道：“不必步韵，别有《闺怨》，限韵之中要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百千万丈尺两双半。妾正思索间，适遇君到，知悬在此，请君一笔赐示。”梦鹤诗思泉涌，顷刻间满纸珠玉乱

坠，持与平娘看。平娘接来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万叠云山九曲溪，十年有梦半辽西。
八行锦字又江鲤，一盏孤灯五夜鸡。
六七钗环羞鬓懒，二三花柳妒眉齐。
楼高百尽愁千丈，四望凄凉两泪啼。

平娘看完说道：“君有此捷才，目有此秀雅，真可与东汉诗人相颉颃。”梦鹤道：“鼓在内打，声不见外响。贤卿啧啧称誉，外人庆庆谤毁，教我怎么办？”平娘道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己有几人？大抵人情多慕虚名，待郎君一举成名时，即天下皆知其贤，岂独区区一漳郡乎！今郎君年二十余，功名未就，虽有韩陆之才，李杨之学，夫孰从而信之？愿君无怪乎流俗人也。”两人谈论相慰，不觉日已晚了。

正逢六月十四夜。月白风清。二人开了后门到菜园中。这菜园约有二支阔，四围墙蔽，外面有数丛绿竹，能引清风，内面有数株桐柳，能勾月色，芳菲阴浓。丽丽鲜鲜，俯仰高典。既而梦鹤在月下顾盼平娘，百媚千娇，宛若嫦娥下界，欲心难禁，抱住平娘，对了一嘴，要求合欢。平娘道：“幸有先人敝庐在，无端于露天之下，得毋近于淫荡之辈乎？”梦鹤道：“念夫妻情分，不妨见这月下会佳期，愈加生色，望勿见拒。”平娘摇曳不肯，益生娇态。梦鹤益生眷恋，无奈情牵意绊，即在这梧桐下，石片上，扶龙扶凤，同入桃源洞了。那时月白风清，悠忽之间，黑云满天，狂风暴起，恍若神童子下降，宛如十八姨懊恨。平娘问道：“此何兆也？”梦鹤道：“天人同道，盖夫妇和而云雨交，天地和而雨泽降。德泽知俺云雨交，而他亦要雨泽降也，何足异哉？”姑置不题。

且说梦鹤被奸人所弄，无学教读之后，人人皆藉此为口实，每年设都，尽无终始，多者误无书教。惟夫妻二人，清粥（文韭）盐，并无怨尤，只乐于诗章而已。

忽一日，郑判躯来报道：“康哥哥，你知之乎？文宗入省，约明日县考，初三府考。”梦鹤慌忙买了卷笔，候次日入考。未知进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遭大变妻子俱亡

诗曰：

寒风拂帐冷单衣，睡觉沉吟悲寂帏。
薄暮摇灯玉影动，平明斜日镜容辉。
离衿一旦杜鹃啼，共枕十年蝴蝶飞。
望断巫山隔万里，可怜燕子同西归。

却说康梦鹤县考批郑案首，府考亦夺魁名，郑判躯落在孙山之外。及文宗接临，郑判躯慌忙求买府名进考，幸买得续榜一名，名做乜物生。因那提学入省，去拜察院，察院与提学说：“诏安县有兵部侍郎乜一芝，乃本院恩人，其子孙名做乜物争。因前年已经本院观风，拔他案首，今此岁考，全赖老先生鼎为玉成。”那提学连连应诺，遂揖而退。却说文宗到了，即吊漳州府十县童生到泉州府听考，约有半月路费、并伺候揭晓，计银必须五两才做得事。平娘道：“今无盘费，怎么办？”康梦鹤道：“不妨，任众人先走，我带一本命书，沿途算命，省却盘费，岂不是好？不过功名念切，贫穷无奈，怕什么羞？”决计已定，明早遂行。

那知文宗科期日迫，把远县童生先试，有盘缠者皆赴及，惟康梦鹤挨延算命日久，及到府城打听考期，已考过完场了。要入别县，又被革除，冒籍峻严，一时没法，只得去恳求送考知县，求他代禀宗师补考。知县道：“三年一望，你读书所于何事，为何今日才到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望老爷垂怜。童生家贫，缺少盘费，沿路算命，是以来迟。”知县怜其真诚，与之实告说道：“你有这等才学，不怕无高飞之日。今这文宗，因朝内六要索他银子，他把秀才尽卖，额数已定了。你回去罢，等后科来，本县求太尊同送你入道。”康梦鹤无奈回来，空走一场。

且说提学承命荐拔亿物争，拳拳记在心胸，不意那时误听了乜物生，茫茫不知，这举乜物生为首名。且喜郑判躯幸入泮宫矣。意福善祸怪之言亦无凭也，以其祥之累世积德而困穷着此，以判躯之累世积恶而发达若彼。时人有拖幃之诗为证：

潇潇风雨太阳玄，隐隐空山迷树烟。
陋巷匝衣终殒命，险林暴客多寿年。
尝见恃力威矫矫，曾无尚德禄绵绵。
今日莫论天道定，祸淫福善总虚然。

只康梦鹤归来，与线亲及平娘告知如此如此。平娘闻之，亦愁起来，说道：“这银子是要紧的。如今这般贫穷，缺乏盘费，一个区区芹泮尚采不得，况望云霄之高哉！真所谓英雄无容武之地，教我怎么办？”

二人正在愁闷之间，忽报郑判躯来相拜，梦鹤出门接入，对坐。梦鹤拱了一拱道：“恭喜，杜兄怀抱利器，今幸荣游泮水，异日折桂广寒自立基矣。”那积压郑判躯做了秀才之后，骄矜益甚，因说道：“社兄得了府县案首，为何不入考？”庚梦鹤道：“既知道了，何必把这话来相谑？”郑判躯道：“弟果实不知。虽然，兄有此多材多艺，人所难能。昔迁父司马谈善于星历书卜，率为汉太史，世称贤士，何知兄台后日不以材艺见长而为太史乎？琐琐文衡，是兄所优为而不屑也。”梦鹤心内愁闷未消，忽然又听这言语，心内之火沸沸莫禁，因发出道：“兄何必如此讥笑！小弟不过命运未通，岂不闻‘三年不飞，飞即升天’乎？‘三年不鸣，鸣即惊人’乎？今年文宗，秀才尽卖，见不过侥倖于万一，何足贵哉！”郑判躯道：“必秀才尽卖而小弟侥倖，乃见才学。”梦鹤满身皆火，半句话也说不出。郑判躯见此光景，知是恼他，因说道：“弟短于言语科，但所言皆堂堂正话，愿见千顷海涵，不胜荣幸。”即抽身揖别，康梦鹤送出门道：“兄得了一领蓝衣，真可谓意气扬扬矣。”判躯笑而不答，攸然而去。在路中想道：“你不要夸嘴，等我把你弄一场饱戏来看。”正是：

得意读书本等焉，失时不过未亨宣。

可怜娇傲伤人语，六月犹如腊月天。

且说郑判躯既去，梦鹤夫妻自相慰勉。不出二年，岁考又到。康梦鹤道：“岁考将至，文宗限这月终决，如今又无盘费，却怎奈何？”平娘道：“不妨。把妾身中所有衣服物件尽剥去当，倘得侥倖，漫漫取赎未迟。”

梦鹤正要拿衣服出门，忽闻郑判躯敲门叫：“哥哥在这里么？”梦鹤道：“他又要来气死我了。”平娘道：“你不闻孔子见阳货乎？任他无心之说，我不过以无心之听就好了，何必忌他。”梦鹤心以为然，即开了门，请入坐定。梦鹤道：“兄此来，有何见教？”郑判躯道：“兄知文宗又案临泉州，要吊十县上去考么？”梦鹤道：“晓得。”判躯又道：“兄须念功名吃紧，不可自误。”梦鹤道：“晓的。”判躯又问道：“兄约何日起身？我们明日就要走了。”梦鹤道：“好，兄请先走，小弟随后就来。”判躯道：“兄若无盘费，小弟有三两银子，铜钱二百文，愿借兄，未卜兄要否？”梦鹤心内暗想道：“那时有这样好心？”猜疑未闪，冷笑而已，因说道：“兄不要来弄弟。”判躯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银子现拿在此，那里有假。天下事，真的便不假，假的那里肯真？”把一包银子就交与梦鹤手中。梦鹤欢喜出于意外，说道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判躯道：“朋友有通财之义，古人有脱衣解骖，车马轻裘与共，又何怪也！”梦鹤：“恩不在多寡，而在当阨。弟今处困阨之际，幸兄借

助之恩，倘得侥倖，是兄之赐也。弟当入五内，断不敢忘这恩德。”遂起身相揖而别。

梦鹤入内，与平娘说出此事，平娘道：“妾窃视这个人，而皮带杀，心肠奸险，那里有这等开心见佛！莫不是天助德有所假乎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有这银子，命书不须带去。你入内收拾行李，明早即便起身。”

至次早，别了母亲与平娘，肩负一小小的包袱，身穿一领旧旧的白衣，足踏一双新新的草鞋。平娘送他出门，如愁如痴，泪流两行，说道：“君要去了，须要早回。”梦鹤不觉惊讶道：“贤卿常时，处别离困苦之中，皆淡然自适，今奈何顷减玉肌，断却愁肠，与往日大不相同？此是何故？”平娘道：“妾非有别事，只因君要起程，精神恍惚，气脉汹涌，三魂飘飘，七魄渺渺，不知为着何来？且观我君眼下黑筋浮现，愿君这去，务要眠早起迟，顺时自调，不要想着妾身。只要我君这去，鳌头独占，早早回来相见一面。”梦鹤道：“不须烦恼，请了。”正是：

泪随流水急，愁逐浮云飞。

临别叮咛语，章章是隐微。

且说康梦鹤，行至半途，二百铜钱用尽，是夜店主要索宿房钱，康梦鹤道：“你不要慌，我有银子在此。等我去换了钱来算还你。”乃走到银铺中，换了钱来，理还饭钱明白，就要起身。忽见一个人，头戴一顶尖坛帽，歪在半边，身穿一领青布短袄，走得气冲冲，乱叫道：“秀才不要走！”吓得康梦鹤魂不附体，暗想道：“我平娘斯料不差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是斯文君子，怎么好行这小事？我这银子是铜银。你好好拿钱还我，倘若不肯，定要扯你到县里严究！”康梦鹤道：“我银经你看是好的，你才肯算钱把我。如今换了许久，乃把这零碎银子来诬赖我。”那人道：“无天理！这银子明明是你的，怎说我诬赖你？”两人相争不开，扯到知县里去究问。

那县官即出堂问道：“康梦鹤，你乃读书家，怎好用铜银骗人，干犯国法？”康梦鹤道：“这银不是小童生的，小童生的银子没有这等碎，是他赖小童生。且小童生若是铜银，他那里肯把钱换小童生许久时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看他君子家，全不疑是铜银，只看银面而已。及他拿钱去了，小的疑似不决，乃把银剪开看时，里而尽是铜。”知县对那人道：“你做生理之人，必须勤谨，若有疑危，不当面剪开与他看，他就无言，怎好这般糊涂做事！”发打十五板。又向康梦鹤道：“你偷用铜银，律不容赦。隐害良民，该当何罪？”发打四十板。衙役拊将下去，康梦鹤泣禀道：“容小童生苦诉冤枉。”县官道：“是你自取其罪，有什么冤枉？”康攀鹤道：“瞒不得老爷，这银是小童生

一个朋友、痒名叫做乜物生的。想必是他前日怀恨在心，假意把这银子来借小童生，实是要害小童生了。伏祈老爷垂怜恩赦。”那县主道：“念你是斯文家，为人质直，被人所言，无心之过，其情可原，姑免你一命。你务宜把钱还他，铜银自己收去。”两人叩谢而出。

那时，梦鹤在半途之中，去还两难，没奈何，脱出身上一领礼衣，卖钱二百文回家。正是：

铁石奸心传不虚，害他半路空踌蹰。

圣人失意丧家犬，豪杰逃生漏网鱼。

却说康梦鹤回来，在路中行迈靡靡，头低颈垂，譬如雨滴鸡，眉锁眼涩，宛若丧家犬。一步宽一步紧，忽到了门首，听得房内哀痛之声，愈觉忧愁，窃自思道：“必是平娘知我被害在这里哀哭。”忙忙趋入，见平娘同一儿子病在床里。那时平娘手足虚损，不能动履，忽闻梦鹤回来，勉强起来，坐于床中问道：“君何来之速也？”梦鹤发即与之云云。平娘道：“妾知他无这好心，如今来得好，俺母子亦得与君相见一面。”梦鹤含泪说道：“贤卿千万保重金体，若有不测，叫我怎么好？”平娘道：“君前日会卜，如今再与妾占元如何？”梦鹤即盥洒焚香，占得地火明夷卦，初爻落空。梦鹤拂龟而谢，说：“不好了！初爻属小口，应属妻；明夷者。伤也。然而天数虽定，人事亦不可不尽，速请医生调治。”

服事半月之后，汤水不入口。平娘向梦鹤道：“妾望与君是年驾凤友，那知今日化作两参商。我君，我君，妾误你了，妾误你了！”言讫，瞑目不语，呜呼哀哉，归与归与！正是：

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琉璃易破彩云收。

魂消肠断落花尽，晴鸟寒依声不休。

越有二日，儿子相继而去。嗟嗟！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林鹤于斯时也，室如悬磬，一身恍如巨石之压，要泣无泪，要言无语，忙忙愕愕，束手无策。其母陈氏泣道：“不如把这一间瓦厝典卖，俺母子移在这边一小间茅屋居住。”乃卖了五两银子，买棺木依衾。收敛埋葬明白后，梦鹤每于晦明阴雨，触景伤情，渐渐痛哀不已。正是：

红粉佳人并儿倾，夫君玉碎苦零丁。

愿随汀瑟声中死，不逐胡笳恒里生。

傍观闻者无不垂泪叹伤。时有一曲《红纳袄》为证：

徒向着土，唯前列酒卮。恨不得是玉容对镜时。纵则向梦儿中能相会，痛杀我，安得日中见伊？想当初，十年前无知识，到如今，此时间免泪垂。除非是起死回生，一双双（此手）丁令还灵，也现原身，使我知。

那时梦思想之情莫禁，援笔做一篇忆情文云：

忆我前日，执手偕盟。若我生你死望峥嵘。呜呼哀哉！糟糠已往，骨肉才倾。抚松以吊影。临流壑而叹声。月翳翳以将入，寒气侵衿谁共明；风飘飘而呼拂，吸声在耳忽眠惊。哀哀我情，淑温智慧，才德幽雅，吁嗟妻兮，谁知鸾箫叫凤笙？呈嗟殂兮，谁知你之坚贞？哀哀我情，魁梧峻伟，聪明情英，吁嗟子兮，谁无雀跃与鹤鸣？吁嗟今兮，谁知你之无成？枫叶无风自舞，或吧幽人之寂寂，阴云不雨自冷，或泪我身之莹莹。哀哀我情，睹衣裳以失色，睡衿席而如醒，望林泉以悽愤，愿草木之无菁。哀哀我情，你二人其亡矣，我一人独存哉！兰风空兮夜鹤怨，玉人去兮晓猿惊。万籁俱寂心常动，百精减寂影自行。已矣乎！寓形宇内凶难测，未知何时能回生。

康梦鹤吟完之后，不胜兴嗟流泪。但未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因游学喜逢诗友

诗曰：

风从虎兮云从龙，鱼趋深水鸟趋峰。
绝无琴瑟声相左，那有芝兰气不浓。
外处奸人休遇合，远方知己喜相逢。
闻音默契丝桐操，岂在区区对酒钟。

却说康梦鹤妻子俱亡之后，说不尽凄凉悲苦。忽一日在家抑郁无聊，对其母陈氏说道：“儿要出外游学。闻广东有雇考，儿可乘此机会游学。倘有人雇儿入考，便得些银子回来。但思母亲在堂，有犯远游之训，将奈何？”陈氏道：“男儿志在四方，何必郁郁局守林壑间也。你若有上殖蹊径，放心奋翼，安知不无天作奇逢，使吾儿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乎？你弟今年长大，生理亦略无忧，我母子可以淡薄自安。即你在家，亦于有何事业？任你去游罢。”梦鹤即日拜别母亲，嘱咐胞弟，促装起程。

一种受尽风霜雨露，忍饥耐渴，先到了潮州府。观其城郭之壮丽，山川之

名秀，人物之清俊，然民风土俗略不相同，士女老幼渺不相识。康梦鹤道：“我在这泛泛若水中之鸥，却怎了？今夜不免投在庵院，借宿一宵，再作区处。”正在沉吟间，有一个老和尚出见，说道：“客官从那里来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小生家居漳州，闻上刹清爽幽雅，一求瞻仰佛像，二来拜谒长老，三来游学雇考。今要来假一房暂宿几日，得以温习经史。苟遇良缘知己，得以雇考，房金一一奉纳。”和尚道：“尊官来不及时了。前日因一个光棍冒托秀才游学，宿在这庵中，后来拐带人家女子，惹起一场大祸。如今太老爷出告示，严禁寺院庵观，不许窝宿匪类，有朔望写结。尊官要宿这庵中，万万不敢收留。”梦鹤看这和和尚好无理，恼起来，把笔提一纸张以言之：

芯菖犹识向阳生，堪笑阁藜肉眼睛。

举头瑶林任我宿，吾儒孰苦无贤迎。

梦鹤题诗之时，那积压有一人在身边，熟视了半晌，不觉高声赞道：“好文才！”梦鹤转身视之，乃一个庠士也。那庠生拱了一拱，就问道：“敢问社台世居何郡？高姓大名？因甚至此？”梦鹤即取前日有占一本命卦为姓名，乃应道：“小弟姓蔡，名允生，家居霞漳，因游学至此，要假庵暂宿几天，候有机会，得人雇考，谁知和尚不肯容纳。敢问社兄贵姓大名？”那书生道：“小弟姓陈，号天英。”又说道：“兄何患无处宿？小弟有茅斋离此不远，虽鄙陋荒芜，却无嚣尘繁冗，未知有当尊意否？”蔡允升道：“得蒙垂爱，三生有幸，但弟碌碌庸躯，恐不敢搅扰。”陈天英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孰非我辈？然小弟家居清贫，仅是蔬食菜羹而已，倘有怠慢失礼，希祈见谅。”蔡允升道：“这等多谢了。”两人即携手同行到家，吃了晚饭，宿了一夜。

次早，有一位朋友，乃丁卯科举人，叫做许文泰，同一位查必明来问：“漳州有朋友称要雇考，在这里么？”陈天英出见，说道：“在这里。社台问他何事？”许文泰道：“我这位朋友要雇他做卷。”陈天英即引入见允升，说道：“这位就是霞漳社台，姓蔡，名允升。”许文泰拱道：“失候了。”允升道：“不敢。”允升复问道：“这位社兄高姓大号？”天英即将两位通了姓名。蔡允升拱道：“失敬了。”许文泰道：“不敢。”正谈论间，而早膳已至，陈天英道：“无肴之酌，可谈心乎？”许文泰道：“极妙，极妙！”四人送对席同饮，议论雇考之事。

允升又观槛外兰花下有一块石，生得甚美极奇。允升道：“此石胡为乎来也？”陈天英道：“弟前日游山水而得也。其色如斌珞之光泽，这数日内，要咏赏一会，但思索未就。幸兄屈驾贲临，希祈椽笔见教。”蔡允升道：“不敢。书云：‘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’。”陈天莫道：“对客挥毫，最是文人雅

怀。小弟得亲见瑶章，兴复不浅。”允升复让许文泰，许文泰道：“兄休太谦。”允升见推辞不得，且诗思勃勃，正要卖弄才华，因说道：“既蒙列位雅爱，敢以献拙，诸兄休笑无盐之丑。”乃任意挥洒，不消半刻，成了一篇。席中数位都挨拢来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槛前卓尔一峥嵘，说是元章神出瓔。
圭壁文华称国器，横琮秀美羨朝英。
岂真织女机中坠，恍似浣纱津上生。
谈理点头千古在，虎丘寺内传顽莹。

只因这一首诗使人爱敬，大家称羨欢饮，那查必明见人人赞美，彼窃自思，以为用这人代替，不患不进洋。虽然，外才虽美，未知内学何如？即开口道：“俺大家吃了酒后，拈一题头来做文章，正见以文会友之意。”天英笑道：“我知你非要会文，乃欲试蔡兄内学耳。”又对克升道：“瞒不得蔡兄，我这风俗，同有朋友来雇考，必须亲试一篇，果然是好，然后敢用他。不然，恐有一二冒假之徒，借雇考为行，不但虚耗日食，诱骗银两，而且误人功名不浅。兄之大才，不待试而后知，但查兄要作。兄不妨就做一篇，指示大家。休怪冒读，幸幸。”查必明道：“弟极不才，安敢当试一字？不过大家润思集益而已。”允升道：“传前论文，斯文乐事，若不亲试，何必见得真假？请出一题。”许文泰道：“就出君子以文会友一节。”允升即提起笔来，随心应手，游刃有余，不须臾，满纸珠玑立成。持与天英诸友看，天英称赞不已。文泰道：“如今当写契立数了。必明朗立了契，内写如进洋，谢银一百两，否则只送路费五两，立云英等为中人。”立议明白，大家揖别分散。打探文宗接临消息，东提学未到，姑置勿题。

且说蔡允升在书馆中涌习经书。有感石洞泉水之声，援笔题一首诗云：

独坐幽云洞，泉流似我清。
静听危石响，宛对素琴鸣。
润曲声轻转，峰斜影倒横。
心闭似入定，尘事不关情。

是日，陈天英遣小斯送《喜逢益友十二回文》至，蔡允升拆开一看：“芳名喜得善交浓久敬容。”允升随时即和，交与小斯持去。天英接来一看：“芳名传友得心浓喜敬容。”陈天英暗想道：“我做一首诗，必推敲半日，在他不用半刻，真捷才也。”

过了数日，适逢三秋佳节，枫悬锦旆，菊设金钱。允升值这良辰美景，正

在思想说道：“昔怅翰思寡，屈平餐菊，此其时也。我贤妻，你若在日，依韵和倡，许多快畅，而今不可复睹矣。”正在愁怀之际，忽见许文泰，陈天英诸友齐至，说道：“兄在这里寂寞无聊，俺大家要扳兄登高游玩，未知兄肯去么？”蔡克升道：“小弟抑郁局处，才发此兴，幸蒙宠召，敢不从命。”

众人邀了允升，一齐出门，俱到名山秀水，登虎豹之上，踞虬龙之下，左顾右盼，其乐无穷。既而，村沽、野黍、山蕨、溪鱼具列于前，数位即次坐剧饮。酒至半酣，乘兴限韵做诗，各自对景吟哦。允升先完，具稿与众席看。诗云：

九日携囊天际游，嵯峨片石自悠悠。
江摇干尽层层浪，枫落孤村色色秋。
万里乾坤岁月共，一肩琴剑烟霞俦。
休教踏遍苍苔路，且向传筋曲水流。

二人看毕，口里称赞不俗，心中思索诗词，说道：“待我们做完一齐来看。”须臾，许文泰亦完，兄见写上：

相传此日皆萸游，载酒登临兴自悠。
片石有情留客醉，黄花开遍耐残秋。
白衣不让陶潜趣，落帽宁夸王子俦。
作客每欢逢胜会，眼前山水有风流。

陈天英道：“弟亦做完，希祈教正。”数人皆拉在席上看：

披昔登山纵意游，旷观寰宇心悠悠。
水天一色清泉趣，霞鹜齐飞满树秋。
曳屣遐思高士迹，摄衣追慕骚人俦。
携来菊酒对君饮，始觉茱萸古今流。

三人看了，各相称誉不题。

却说席中有一个姓姚名安海，系许文泰密友。其为人口舌利便，好险嗜利，性慕风月，善于逢迎，虽并诗友之益，但笑谈游乐，不可无其人。满筵在席，高吟和兴，惟姚安海寂寂无趣，说道：“蔡兄有此丰姿才学，真不愧相如、君瑞之风，谅令尊嫂必是佳人可知。”蔡允升道：“小弟之内拙，虽不敢以佳人自负，要亦非庸妇之可比，不幸于旧年花谢小筑，幽明永隔，千兮一年。”夫抚景伤情，眼泪将下。众友慰道：“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眷恋之情，谁忍不伤？虽然，修短有命，惟祈高明，以理节哀。”姚安海道：“兄何患焉。弟那

边离书斋不远，有一个女子，姓卞名五真，生得艳冶秀丽，性格温和，女工之外，更通诗赋。他当天发誓，有才有貌的才子才晋配他，如今已二十岁了，尚未婚对。兄有这才貌，来去小弟书斋中，不时吟诗挑动他，借弟为斧柯，焉知天缘不凑合乎？若然，则弦断再续而佳音犹在，妻亡再娶，而佳人犹存，未知兄意何如？”戏升道：“极承雅爱，但念亡妻死未三年，忍再娶。”姚安海道：“社兄年方壮盛，岂有不续弦之理。”蔡允升道：“不然。小弟非独情有所不忍，且处发今末世，聘仪不备难以议亲，小弟不过一介寒儒，那里有聘仪？”姚安海道：“他父亲是老儒，库名世杰，年已五十多岁，他母亲林氏，为人极贤淑，年已四十余，并未有男子。倘回思转念，要赘一佳婿以娱晚景，不消聘银，亦未可知。”许文泰道：“姻缘乃百年前系定，非人所能料。但安海兄一个书馆清静幽雅，有花木水石，不时可玩赏，比天英兄之茅斋枯淡不同，蔡兄不妨去歇他。且查兄家居与他相近，日食奉侍又便一些儿。”诸朋友一面谈话，一面吃酒，到了天晚，各各分散归家。

至次日，蔡允升移居姚安海书斋中，看见席上一柄金扇，展开一看，乃前日被人所试贺寿诗，后写“敬贺许老社台”，其笔迹与诗字略相径庭，梦鹤不觉叹奇，问安海道：“这柄扇那里会到此地？”姚安海道：“这笔迹之人与兄相识否？”允升道：“题这扇之人，与小弟相爱，如共一身。若持这扇来送兄之人，与小弟渺不相涉，不知是何人？”姚安海道：“钧是一个人。那里有题诗是一个人，送扇又是两个人？即因前年，兄贵漳有一个朋友，姓康，名梦鹤，亦如兄来游学雇考，幸逢许举人寿旦，诸人贺诗，各要句句藏诗酒，盖因文泰乐于诗酒而取义也。那康梦鹤亦题一首去贺他，诸友无不称赞为上乘，乃请他入考。”允升道：“为何不试他内学？”姚安海道：“许文泰本要试他，但因端午节与他到园中观菊，文泰说：‘处今之时，寻芳者孰识菊花之坚贞？’康梦鹤忽叹一声，遂吟诗一首。文泰观其诗才敏捷，句句精工，甚然叹服。不久宗师要考，是以不试他。”蔡允升道：“这诗不知兄曾记得否？”姚安海道：“记得首二句，请诵与兄听：‘四顾众芳开满庭，悚金石才叶青’。其余六句，则小弟忘之矣。”允升道：“后六句弟会诵得，兄会认得么？”姚安海道：“诵得真，那里认不得？”允升即诵了一遍。安海道：“莫不是兄在书斋中看见乎？”允升道：“后来这人入考如何？”姚安海道：“彼时这才子，许举人极称他有隐德，出场后即要他写出文章看，他一定不肯写。及至出榜，坠落孙山，开诚布公送他五两银子归家。”允升道：“梦鹤前年未曾来，那时有梦鹤这等多耶？”闲话莫题，且说安海要谋玉真婚姻，未知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康梦鹤客斋夜梦

诗曰：

静面万物皆前来，是假是真莫细裁。
达者谈天有可信，痴人说梦终难猜。
岂期情切幽明感，不意心诚微显开。
留得只身飘落在，安知离合不奇哉。

却说康梦鹤在姚安海书馆中沉潜读书，姚安海每日劝他求亲。允升道：“小弟今日此来，原为功名，非为婚姻。”安海道：“今日无事，不如同到街市闲游一要如何？”允升道：“这个还不妨。”乃携手同行。正是：

身入桃源溪径开，问针得线真奇哉。
白云本是无心物，又被清风引出来。

二人走不几步，遇着一个媒婆，安海认得他，把扇招他一招，叫：“张妈住了，我问你。”那张婆笑得忻忻，说道：“我今日有利趱不？姚官人是要抬举我？”安海道：“你和我蔡兄做媒。”那媒婆将允升一看，说道：“姚官人你不要说谎了。那位官人这等花容玉貌人，这等壮大，还没有秀才娘，我不信。”安海道：“瞒不得张妈，他前年失了一个佳配，如今是要续弦的。但他发誓必有才貌双全、如前妻一样，才肯娶他，不然，虽终身零落，亦所不惜。我观世杰之家有一个女子，正是蔡兄佳偶，烦你去求他一求。若是凑合，重重一个礼谢你。”那张婆道：“我看蔡秀才配得他过。但我问你有多少聘礼？”安海道：“才子配佳人，有什么聘银。”张妈道：“这个做不得。他女立誓要才貌夫君，他父又要有财的女婿。每人去求他，有财又无貌，有貌又无才，养到于今，二十岁了，未有下落。我想他一个女，必寂守孤帏，钩死然后有匹配。这个任是相知亦难撮合。”头摇手摆，转身而去。安海道：“这个老贱人，好大胆！不要管他，走罢。”

二人游览街巷，日将过午，允升道：“回去罢。”过了大街，转过一湾，望见数株梧桐，四周绿竹，宛如汉林幽凤。当时卜玉真尝游此竹圃，有诗一首为证：

竹柳幽阴日影斜，时游树下醉忘归。
闲观粉蝶双双舞，惊得黄鹂树上飞。

时人亦有录一首为证：

桃开红锦柳拖金，白玉铺成绿竹阴。

更有梧桐和月林，珠玑错落缀花心。

允升观了一会，就问安海道：“这一个所在是谁家景致？”姚安海道：“即卜世杰后园，他的女儿玉真常在这园中玩赏花木。俺不妨到那时看一看。”行了数步，忽见玉真正园内井边观女婢汲水灌花。安海引允升密迹潜行，走到后园一声坏墙处偷看。见得：

柳烟桃露春衣，月色花香飘长翳。唇似桃兮腰似柳，脸如花兮肤如脂。立得竿般袅娜，行得万般旖旎。花魄已消焉敢妒，月魂如动定相依，朱边引绳舒玉笋，恍然洛浦临溪游。园内凭栏映芙蓉，犹如观音莲花坐。傅粉的委实羞，画眉的真是谎。亭亭袅袅，记不尽娇姿娉婷；悄悄冥冥，描不尽香莲步稳。

当时有录五言诗为证：

花柳虽妖冶，终含草木形。

何如闺里秀，绝色自天生。

允升见了玉真，断送得眼乱，引惹得心慌，说道：“我试高吟一绝，看他说什么？”

偶遇名花惹问时，阳春和断求心知。

玉柱会渡天河路，安得娇娥许一词。

玉真听得有人在墙边吟咏，把秋波一转，看见有两个人躲在墙后，看见一个生极俊秀，说道：“好思慕俊逸之诗！但不知是那一个咏的？这等思慕之深也。我依韵和他一首。”

谄惜倾筐梅落时，灵台一点有天知。

引绳汲得浆中液，不是同舟无一词。

那玉真和诗毕，把小小的双脚儿轻移房内去了。允升道：“好酬应得快出！”安海道：“凭两个是好做一首儿的。可恼走得快，亦不等我饱看一会。回来去罢。”

允升见境伤情，在路中如醉如痴，说道：“这女子行动声音好似我平静娘一样。”归至书斋中，愈想愈真，愈忆愈现，莫不是阴灵不泯，真身出现乎？又想道：“若是我平娘妻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且我在那里吟诗，他亦舍不得不认我？”又转一念道：“莫不是梦？”正是：

情因境遇愈思前，欢欲来时又泪涟。

此日偏能惹追忆，新弦弹出疑旧弦。

是时，天色已晚，金乌渐渐西附，玉兔徐徐东升。那允升独坐无聊，一时困倦，身倚在床板中，头枕在床栏上，辗转思想，口念一绝云：

坐对浅灯照悴容，几声夜雨落丝红。

因何柳絮牵花舞，醉杀游心倒槛中。

允升想了一会，不能成寐，将近半夜，不觉两目酸涩，心内暗想道：“未知何日得见我平娘妻，不免来去追寻，会他一面，许多受用。”

顷刻间，遂别了他乡客，寻了故国人，早来到即是泉台路。但见绿杨芳草萋萋，金凤玉露飒飒，寒气硬骨，阴冷侵肤。开了玉门关，走到转界司，听得里面有妇人声音，“原来我平娘就在这里。”不免敲门。平娘道：“谁敲门哩？”听了半晌，又道：“这声音恍似我夫君梦鹤的声音，他为什么到此？待我开门来看。”平娘一见，果是梦鹤，说道：“难得我君恁般心勤，衣袂盖沾露泥了。”康梦鹤道：“我这几日不曾见我贤妻，为你割肚牵肠。亏你昨日在井边亦舍得不认我，到如今害我这等跋涉。”平娘道：“君差了，妾未尝到阳间，为何有在井边？只因俺六月十四夜，梧桐树下，石片上空合云雨，触怒天威，城隍申文东岳帝君，把妾拘到阴府究问。帝君怜妾贤德孝慈，不甚拘究，惟责罚我君损了一长子，断了俺夫妻三年风流债，然后，许再相逢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听你这说，我妻你是死了，未曾到阳间？”平娘道：“正是。如今这里乃是阴府。”梦鹤道：“人死不可复生，贤卿说什么日后再相逢？除非是梦中相逢。或是待我同到阴会相逢。”平娘道：“君有所不知，那一日，东岳帝群唤注生司官拿簿来看，那司官禀道：‘查得蔡平娘于二十二岁身一劫，过了这劫，寿至八十。今身尸朽烂，不可起生。小神查得广东海阳县人氏，系庠士卜世杰之女卜玉真，生得容貌才品与蔡平娘恍惚相似，玉真寿数，今年皆终，宜将蔡平娘神魂依在卜玉真尸魄上。’无可凭据，准妾心同而眼异。心同者，使妾将前事一一都记忆得；眼异者，使妾交易人身，将旧人的容貌都忘记得。若要重相会时，必依然记得天后娘娘为媒，签诗为证，正显阴光有应。妾即叩谢而出。今幸我君不辞劳若来寻妾，妾正可与君同回阳间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俺儿子如今在那里去了？”平娘道：“判在河南开封府去投胎出世了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俺如今不在漳州家里住了，现今羁身在潮州府城内姚安海书馆中。”平娘道：“妾正要去潮州府城内寻卜玉真了。”二人一种相随，欢欢喜喜，恰如：

花开花谢更丰，宝镜重新月复胧。

谁积世间事是戏，那知天下人皆空。

却说康梦鹤夫妻同到潮州府城内，梦鹤道：“来到这里，即是我寄寓的书斋了，请贤妻入内，同坐片时。”平娘道：“可有人在那里么？”梦鹤道：“仅小生一人而已，不须惊疑。”平娘即入内对坐，说道：“君这等凄凉，宁不思妾乎？”梦鹤道：“一日十二时，那一时不伤嗟？惟望贤卿垂念。小生自贤卿别后，枕冷衾寒，亦极渴念，今幸得见，希祈怜悯。”平娘道：“自今以后，合当勤慎。”梦鹤道：“如今在书斋内，非犹昔日梧桐树下之比也。”平娘道：“务宜快些儿，妾要去了。”

两人正在情浓之际，忽闻敲门之声，听得查必明在外叫道：“蔡兄好起来了，天已亮了。”梦鹤翻身惊觉，即是一梦，遍体困倦。忙忙起来，将门儿推开一看，见红日已半壁了。查必明道：“蔡兄好高睡。兄知提学不几日将到了？”梦鹤道：“文宗到得好！查兄可急急去寻一个府名，便于进考。”查必明又说了闲话，随即出来宽府名了，且按下不题。但未知平娘回生之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蔡平娘魂栖玉真

诗曰：

乾天变革旧更新，通共两人为一身。

藕断亦知丝不断，魄沦又见魂难沦。

阴阳合理无他理，人鬼联姻非别姻。

世上犹然未解悟，请君借问焜蒿神。

却说卜玉真自井边和诗之后，恨不得看真，斯时亦有转盼他，虽未甚详细，亦晓得有一个生极俊雅，然未知这诗是他咏的否。自是以后，终日寻思悒悒，神魂梦样，茶饭少进。尝说：“好句有情求淑女，落花无语怨东风。若是那一个人，他脸儿清秀，身又俊，性又温。且想他这一首爱情诗，知他一天星斗焕文章，不枉十年窗下苦。如今谁肯作针线引？又不好向东邻通殷勤，又不好和我母亲说出真情。除非到了黄泉路，才得与他结婚姻。”不数日，睡不安，坐不宁，幽思昏昏，香消玉减。时人有歌《鹊踏枝》为证：

见了那人，吟得句儿真。想了那诗，念得字儿新。青春年少，俊俏聪明。

怅惹眉桃，心事向谁吟。愁撞心苗，性命有谁怜。真是有心了奈无心好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其母林氏道：“吾儿这几天针线懒拈，诗书不理，闷闷不快，恹恹瘦损，为什么事？”玉真道：“儿非为别事，只因前日，儿在花园内看女婢汲水灌花，有二位秀才，一个生极标致，吟一首诗，儿此时亦酬和他一绝。未知此人是何方人氏，何姓何名。儿这精神是为他牵绊，敢以真情告。”林氏道：“这一个人，吾儿认得真么？”玉真道：“儿一时看见有二人，未曾认真，但听他吟诗声音似漳州人氏。”林氏道：“若是漳州人，找闻有一个漳州人在这里雇考。既然敢来雇考。必是大才可知。然不晓得这人生得怎么模样？”林氏又想到：“倘他娶过了亲，却怎好？”玉真道：“想他昨日之诗似断弦未娶的。”林氏道：“儿何以知之。”玉真道：“他诗道：‘偶遇名花惹闷时’，又道‘阳春和断求心知’，吟这几个字眼，便可知是断弦未娶的。”林氏道：“我不晓诗中意味，儿试说与你母亲晓得。”玉真道：“凡遇名花必喜赏，何为‘惹闷’？阳春其曲愈美而知愈寡，何为说‘和断’？‘和断’定是他前有贤妻，如今断了。”林氏道：“吾儿好聪明。”

母子正在愁闷之间，闻得外面老妪之声，叫：“秀才娘开门。”林氏即出来开了门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张妈。敢问张妈到舍，有何见教？”张妈道：“来到贵府，总是为着婚姻好事。即因漳州有一个秀才，姓蔡，名允升，旧年才断了弦，现今来此雇考。前日游耍，到你后花园，见小娘子在井边看女婢汲水灌花。不觉伤情，倡和了诗，情意眷恋，想得废寝忘食，无奈托我来求一求。其人生得美貌，才学自不消说，然未知卜先生肯许否？”林氏道：“若是前日和诗的人，俺母子都允喜，须待他父亲早晚到日，我自当赞助。倘得许允，即当一人报知于你。”张妈道：“卜先生若许允，直速速报我知，恐送了人性命，不是耍处。我今且回去罢。”林氏送他出门，遂入内谓玉真道：“吾儿前日花园内所见之人，确是我所说雇考之人。此人姓蔡，名允升，果是断弦未娶的。未知你父亲今晚会到否？”玉真闻这消息，知有下落处，心神渐渐安定。

过了二天，卜世杰到家，玉真心内怡然自旷，其病十分已有八分轻松。其母林氏把前日事情逐一细细陈了一遍，卜世杰道：“我不曾目睹过，既然中你母子之意，便是好的可知。”

那张妈闻卜世杰回来，即走来探问，见了世杰，问道：“卜先生台驾到有几天？”世杰道：“昨晚才到。”又问道：“令千金这桩事曾闻知否？”世杰道：“吾儿誓拣择良配，至今有年矣，幸得有缘，中吾儿母子意，定是月老推排。敢问他有多少聘金？值今日良辰，可许他即来定聘。”那张婆道：“他说嫁女议聘乃夷狄之俗，佳人配才子，何用聘金？”卜世杰道：“既无聘金，要

娶什么亲？这个做不得。”林氏力劝世杰道：“我夫妇年已半百，未有男嗣，不如招他进赘，以为年老这计，岂不是好？”卜世杰道：“你妇人家，所虑者浅，所见者短。不知他是福建人，倘一旦饶心要去，你我两个老人家肯跟他去否？如不肯随他去，教我怎好？不如他有银子来娶，处得两便。一来欢喜吾儿得了良缘，不虚生平才学之托，二来我好把这银子觅一个螟蛉子，庶免绝嗣之苦，且亦好做后来的棺木本，岂不是一举两得乎！”林氏听了，低头无言可答。张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且回去问他。他若是有银子，我即刻就走来回覆；他若是无银子，我也不必来了。”说罢，就起身而去。

那张妈即转来问允升，不知允升是一个穷酸才子，那里有银子定聘。正是：

古来才子皆先贫，劳苦心肠情正伸。

漫道姻缘无聘金，天光偏要困贤人。

且说卜玉真这一日翘望音信，直等到天晚，知是不谐了，心中怅然，郁郁不乐，说道：“吾立誓要嫁才子，吾父坚意要银子，天下事那里有这等两全，总是我终身命怪而缘薄。”郁郁数日，恹恹在床，形骸憔悴，瘦似丝麻，气息如缕。世杰看了，骇然说道：“吾儿是何病症？必速请良医调治。”林氏道：“不消请良医调治，良医即在你身上。”世杰道：“良医什么在我身上？”林氏道：“吾儿因你要索人聘金，愁闷至此。他说：‘天下财利可求，天下才子难得。若必待有才子、聘礼两全而后嫁，则将就木焉。’你若不回心转念，纵有扁鹊之手，恐也难医这病症。”世杰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你去和我女儿说知，我即来去唯咐张妈。”乃到张妈家，着他去请蔡允升，速择吉课，或是要娶，或是要赘，任他主意。张妈忻然，忙忙报与允升。允升即择一良辰，说要随便进赘，张妈即来报知。

不停刻，到了世杰家，听得里面哀哭之声，吃了一惊。到得房内，只见卜玉真瞑目缄口，手足冰冷，呜呼哀哉。世杰夫妻相抱面哭，说道：“吾儿，你是允升害死了。”张妈看见，说：“不好了。”转身跑走，忙忙报与克升得知，说：“玉真为你相思害死了。”允升闻之，不胜悲痛。有一首《长相思》为记，词曰：

木兰车，木兰舟，万斛相思载不浮，胸臆待回忧。江潮断，江潮流，十种伤心洗不瘳，珠泪何日休。

那时卜世杰对林氏说道：“想起来吾儿之死都是我害他，与别人无干。”林氏道：“如今悔之无及。虽然，吾儿不幸，遇着这贪财的父，死也好苦。

总是亏我十月怀胎，养他无成。”世杰听了，默然不语。既而叹道：“倘得还魂来，我就凭他主意。今没奈何，我且出去买棺木来。”林氏道：“必须急去急来，不可耽阁。”

卜世杰正要出门备办物件，忽听得玉真有鼻息之声，既而颜色依然，停了半晌，玉真忽然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苦呵！我康梦鹤夫君，你在那里去了？你好薄传倖！你好薄情！”世杰夫妻见玉真还魂，不胜忻喜，只说是胡言，问道：“玉真我儿，你回来了？你父亲母亲在此，不要胡说。”玉真道：“你是那个？烦你去叫我夫君来。”世杰道：“想必是他死去去见了月老，月老和他说明白了。”乃问道：“吾儿，你夫君是谁？”玉真道：“我夫君姓康，名梦鹤便是。”世杰道：“是了，如今问有姓康名梦鹤者，便可招他为婿。”又问道：“我儿，你试张了眼，起来看看须是。”玉真张起眼来一看，遂翻身在床中里，说道：“我若呵！我看这里都不是我家。我家在漳州，我嫁与康梦鹤，字其祥，他是天下风流的才子，我与他经生一个男子。我姑姓陈氏，我父姓蔡，名斌彦，现任广东都司，我母许氏，我乃蔡平娘便是。当日因六月十四夜与夫君月下会佳期，触犯天怒，拆离俺夫妻恩爱。今东岳帝君怜我贤德孝慈，判我回生来，俚皆在我家，怎么在这里？”世杰夫妻闻之，不觉大骇，说道：“我儿你说差了，你名玉真，你父就是我，你母即是此人。我儿又说什么蔡家许家，莫非是你心昏了？”平娘道：“我神清气定，那里会昏？你儿玉真在那里？请来相见。”世杰道：“玉真我儿，你就是。”平娘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有这奇事！我是蔡家女子，名平娘。怎么又是你儿，名玉真？莫不是我之神魂借你儿之死魄来回生不成？这也罢了，我如今若要去寻蔡家之父母，他不认得我，纵我说出这般回生之事，他亦不信，不如我就把你为亲[生]父母，你把我为亲生女儿，仍做玉真，不要名平娘。但梦鹤与儿系百年前注定姻缘。已经与几十年夫妻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年已八岁，东岳帝君责辍他，亦都死[了]，怜我贤德，命未该死，合与康梦鹤百年偕老。希望爹爹访问漳州此人，与之实说其由。”卜世杰忻然道：“天下有此奇奇怪怪之事，恍如说梦一般。我如今不免新走到漳州地方，与吾儿访问一遭。”林氏道：“前日来求吾儿这亲，亦说他失了妻子，其才貌，人家都称他好，但他又是姓蔡名九升。”夫妻二么相议论，又乐得无子而有子，想如梦而非梦。正是：

事不关心，关心者迫。理一俄闻，俄闻者惑。花谢花开不纪年，愁眉笑眼变时刻。

姑置勿题。

且说蔡克升，闻卜玉真相思病死，无可奈何，惟有叹悼而已。婚姻事，自

此以后渺不关心。越有二日，姚安海走来对允升说道：“蔡兄曾闻一奇事否？”允升道：“什么奇事？”姚安海道：“卜世杰之女死去一日，回魂起来，言声说他是漳州康梦鹤之妻，名叫蔡平娘，不是叫做玉真，著世杰去问康梦鹤的人，乃肯嫁他。但康梦鹤曾来到敝地，弟虽认得他，而未知家居何所。兄说与康梦鹤极相爱，何不同来去见他一会，说出蔡平娘回魂之事。”允升听他这说，想着前日梦中之语，若醉若醒，若疑若信，忙忙问道：“果有这等实事？”姚安海道：“怎么不是实事？难道小弟骗你？”蔡允升道：“康梦鹤小弟便是。”姚安海笑道：“兄犹来说谎了。康梦鹤前年曾与弟相会过，你欺我忘记了么？”允升亦笑道：“你有所不知。那前年一个康梦鹤，是假弟名字的，我是真的。”乃与之说其因由。姚安海听了，心尚未信，说道：“如今凭任你有苏、张口舌，亦难成就了。但他说还有什么会合的签诗为凭，做过的事业为证。苟非真真的康梦鹤，那里知他签诗事情？”允升道：“这个事，我一人都晓的。兄若不信，同弟到他家，说出当初缘故，就不差了。”姚安海道：“好好，也说得有理，但见不要说谎。”允升道：“若是假的，那里敢同兄去人家女子那里好耍的？兄不必疑也。”安海听了，点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但这桩事，若得撮合，兄何以谢我？”允升道：“朋友之谊，谢话不消说了。”

二人乃齐出门，望世杰之家而走。忽路边冲出一个人，头戴一顶破帽，身穿一领旧袍，把安海扯着问道：“姚兄要往那里去？我和你来去趁二两银子。”姚安海道：“那里去趁？”那人道：“本县著差役缉拿漳州姓康名梦鹤、字其祥的，若晓得这个人去报知，赏银二两。弟闻见书斋中宿有一个漳州朋友，谅他必晓得。且兄前年又曾与他相处过。”安海闻了这话，向克升说道：“漳州朋友，这位蔡兄就是。”吓得允升魂不附体，乃问道：“康梦鹤有何犯法，要缉拿他？”那个道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姚安海道：“既然不知，明是骗我。不要管他，来去干一件好事。”对那人道：“兄请了。”

不一时，到了世杰门首，允升道：“弟与他素不相识，且无针难引线，弟不便唐突见他。兄先进去和他说，他若问你是何凭据，你说现人在此，他必来请我。我暂在此土地庙里候佳音。”姚安海道：“有理。”遂自往所门敲响，叫道：“卜秀才在家否？”内林氏应道：“昨日书馆里去了，敢问你是谁？叫他什么事？”姚安海道：“老婶你来开门，我有一句好话对你说。”林氏即开了门说道：“原来是姚叔叔，你要说什么话？”安海即把康梦鹤实情告之。林氏道：“这个是真的。吾儿回生来，亦说要这事体为证。如今他父亲不在家，不要请他来相见。待我明早寄信去，着他就来。婚姻大事忙不在一时，且吾儿去伊姑家中做客，亦不在这里。你去和他说说，俺决许他，不必挂疑。”

”姚安海辞了林氏，即来土地庙中，与蔡允升一一说了。允升道：“迟了一二日亦无妨。若果有此实事，任他久久，亦是我的，断断不能入他人之手。”姚安海道：“蔡兄你就敢决定了，这亦未可知。那卜世杰是个贪利的腐儒，倘有人慕他女儿才貌，把一百八十两银子送与世杰，安知不入他人之手乎？”允升道：“兄你不晓的，他若是我前妻蔡平娘回生，值此时穷势迫，亦不过轻身赴死而已，断不肯因世杰贪利而入他人之手。”正是：

肠断梦魂结巫峦，伺心相信入芝兰。

说他若入庸夫手，璧碎珠沉也不难。

却说二人一边说话，一边走路，忽遇着查必明，道：“弟在遍处寻兄不见，兄你知事体不好了。”允升惊甚，疑是那人说要拿康梦鹤的事已出觉了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不好？”查必明道：“请来去书斋中说。”允升道：“就在这里细声说也不妨。”查必明道：“街到馆中说亦未迟。”允生愈觉慌然，到书斋就问道：“是何事体？快快说来。”查必明道：“不是别事，只因文宗昨日到，弟每日立等出府名。那知太尊性贪酷，恃父为当朝宰相，每名秀才卖银一百五十两，交七十两与提学，自己得了八十两。这提学又不是清廉之官，不敢应承他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今进身无门，休烦社兄入考。弟今赠路费五两，望兄叱存，万勿见拒。”蔡不允升道：“弟无寸功，多谢社兄三餐爱敬，安敢复贪财利？”查必明道：“弟闻君子取予以道，今蔡兄路途穹远，聊可为路费之资。”允升拱一拱，说道：“蒙社兄深惠，未知他日何以报也。”允升叹其命穷苦此，又忧其祸及若彼，遂收拾行李，约明早起程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被奸人陷害沉船

诗曰：

一叶轻舟鼓浪行，西风吹起惹心惊。

思予不挫窗前苦，处世难求宇内平。

人祸忽临俦可测，天灾俄到谁能争。

茫茫四海本无事，都是谗奸扰乱萌。

却说蔡允升明日要回家，其肝肠恍然寸断，一心思这奇逢良缘：“我若归去，两人各别东西，何时再来相会？若不回去，查兄又送盘费，我心虽无邪不

怕鬼，然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倘异日惹起祸来，教我怎么办？嗟嗟！我这一片心绪有谁诉？一点丹心有谁知？惹得我这哭声似莺啭乔林，恨得我这泪珠似露滴花梢。”

允升在这书馆内愁闷，那知许文泰、陈天英诸友因蔡允升明早要回去，设一个席，办几碗菜，来扳允升欢饮，聊以叙将别之情。早来到此馆，边听得允升在里面愁怨之声，恋恋不忍去之意，乃入去说道：“蔡兄胡为郁郁不快？大家今晚要扳兄叙别片时，醉中可以分（袞央）。”允升陪了笑脸说道：“多谢了。”须臾，姚安海亦到，众人道：“姚兄都一齐来去。”姚安海道：“小弟这几时身体不安，酒半点吃不得。今见诸兄这等高情雅谊，小弟对蔡兄愈增愧疚。诸兄请了，小弟不能奉陪。”允升道：“姚兄尚未出去，锁头交你，锁匙交我，晚间好来睡。”

允升即同众友到馆，次第坐下，陈天英道：“流光如驶，自蔡兄之来，转盼裘葛更矣。今欲顿然别惊，实难以为情。”允升道：“小弟蒙诸兄雅爱，一逢相投，谊坚金石。今欲告别，心内惘然如有所失，展转怀想，真难以为情。”查必明道：“兄不幸尊嫂弃世，在家复无别个生涯，若是归去，愈生惆怅，不如少留几日，庶弟得以饬聆宏诲。倘执意忽然，毋乃嫌弟不能为居停主人乎？”许文泰谑而笑道：“居停主人，恐亦不免。”众人皆抵掌而笑。陈天英道：“蔡兄非寇准，你可安枕无患。”允升道：“朝夕聚首，弟之素志，是以不惮跋涉关山。今得蒙光宠，不胜雀跃。若要分手阳关，特以囊筐萧然，不得已催迫矣。”陈天英道：“士君子论文谈心，以水可以乐饥。小弟虽不如查兄治庖盈设，但啖粥清蔬，兄若不厌，甚至一年半载，弟亦可供。固敢失坠，何必说囊篋之匮乏也？”许文泰道：“不必多言，蔡兄决去不得，大家酒要吃干。”允升道：“酒好了。小弟今晚尽量，差不多要醉了。”许文泰道：“醉就在这里睡。”允升道：“小弟蒙查兄馈贶五两，并包袱都在那里，不便这里睡。”查必明道：“兄贶仪合当随身，怎好放在包袱内。请问兄，你来时，安海在书馆否？”允升道：“门儿是交他锁。”查必明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兄你不晓得，安海为人心肠奸险，我们和他相与，是把他为儿戏好耍的。”陈天英道：“草木无知，尚向春荣，他亦人也，岂无垂念之心。”大家畅饮，直至鸡唱才散。

却说姚安海见允升出去吃酒，心窃自思道：“他是福建人也，我是广东人也，犹如风马牛之不相及。他明早要去，后日那里有相会之期，怕他怎么？不如把他这银子偷起来，他若是默默不语，也就罢了，他若是要讨，我就把他的真名字反在县里，犹得赏了二两，不是凑来共七两？任我终身赌钱，那有这样趱得快。”遂将银子偷去，行李依早旧放在床上。正是：

不识面中有义士，最相知者是奸人。

休言灾难有胎藏，自古财利惹祸根。

却说蔡允升吃酒回来，闻查必明之言，必中带疑，遂把行李开看，银子果然不见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如今教我怎么归去。”心焦神曠，劳攘至天明，见姚安海施施而来，说道：“蔡兄还未起身？”允升陪着笑脸说道：“社兄，别事好耍，银子不是耍的。”安海佯为不知，说道：“你有银，我不晓得。”允升道：“弟有银五两，藏在这包袱内。今包袱在而银子不见。倘是外贼，必将衣服尽偷去，明是兄与弟戏耍，教弟后日知谨慎了。”姚安海道：“我昨夜不曾书斋中睡，果不知你有银子。”允升道：“弟锁头都是交兄，银子怎么不见？”姚安海变了脸，厉声道：“真果知人知面不知心！我好意把书斋借你宿，今要回去，就计藏奸，妄猜为盗。你若无盘费就实实对我说，我可去化那些儿送你。怎么以盗贼目我？是不以我为德，反以我为仇。这个人真无良心！”允升道：“你银子好好还我。若是不还我，我遍处投告朋友，你就无体面。”安海艷然而出，把手指一指道：“你这等无理，不要走！”

就立一张状，竟往海阳县口，对长班道：“我晓得康梦鹤，直来报说求赏，另有一状烦传禀。”那长班即入内禀道：“有人来禀报康梦鹤在这里，另告一状。”呈上县主看，上面写首：

告状人姚安海为屠良吓骗事。祸因漳州棍徒康梦鹤改名蔡允升，伪托士名，假借书馆，并无系带一物，不料于昨日突生无良，声称失银，希图吓骗。似此流毒，无法无天，势得上告。

县主看了，立批朱签：“即着该差同原告速拘奸棍康梦鹤即刻到县究问，速速！”那签差同安海来拿蔡允升，将朱签与克升看。允升看了愕然，精神曠乱，少顷，把住了心，亦立一颖诉状，恳衙役转进内衙，呈上县官看。上面写着：

诉状人蔡允长为叩天追究事。缘升家居漳州，抑郁无聊，游学半载，多感良朋馈贻五两。谁知投宿一日，犹恐安海书斋，不测梦觉半夜，反为郢（足乔）山落。□□包袱，尚存床中；世传白金，忽空衣里。倘是别贼，必尽偷馆内所有之利；明系他奸，□□行李所藏之银。典守者谁任其责？狗窃者欲诱何人？迢迢道途，举目多山河之感，萧萧剑佩，跬步有穷途之嗟。人心不忘，讷无垂怜之念；天道不远，岂容奸究之徒。能欺穷儒，难逃冰鉴。哀哀泣诉。

县主看毕，心内有想道：“我观蔡允升这张诉状，其笔秀雅，如落花流水

深溶溶，其声哀愁，如风清月朗鹤唳空。既是游学的书生，必然饱学可知。但细查这二张状，明是姚安海偷他银子，借他漳州人，诬陷蔡允升为康梦鹤亦未可知。那里凭据？若要严刑，着他自认，我看文学又不忍。”想了一会，拿一张红贴子，写着几个字，藏在袖内，遂敲板出堂，吊原告姚安海、被告蔡允升听审。

县主看见蔡允升人物翩翩，愈加敬爱，问道：“你银子在那里不见？”蔡允升道：“小生银子在包袱里，约明早回家，那时蒙诸友扳去钱别吃酒，包袱变在安海书斋内。到次早打开一看，不见了银子。”县主对安海道：“你这畜生，人面兽心，知他要归家，偷他银子是真。重责二十板。逐出！”又对允升说道：“你是漳州人氏，晓得康梦鹤否？本县要见他一面。”允升道：“康梦鹤有何犯罪？”知县道：“那里有犯罪？本县闻他才学，要请他设帐教示小儿。遣人去霞漳请，他家说游在这里。本县着衙役方向有此人来回报，赏银二两。你若不信，我现有关书在此。”送与允升看，只见红帖上写着：

远闻其祥先生，腹笥五经，心贯万古，不让关西夫子。敢想高驾贲临，宏开绛帐，沾儒有造，倘异日获传衣钵，皆借栽培之力也。谨题束金五十两，聊为纸笔之资，希勿峻拒，适慰鄙怀。

允升视之，不觉怡然，心窃自维：“说俺读书君子，无罪戾，无犯法，官长拿我何事？大抵要请我设都是真的。”因对县主道：“老爷果是要请他？那康梦鹤小生便是。”县主道：“你果是康梦鹤？请起来。”又问道：“父母号名不可解，你既叫做康梦鹤，为什么改名易姓，叫做蔡允升？莫不是犯罪逃讳么？”允升不无言，但说：“小生惟书是视，非事不染，有什么犯罪？”县主着承发科吏持一张文书与允升看：

广东察院李，为究赏女命事。据都司蔡斌彦伏告前事，本院已经移文漳州，现拿康梦鹤之母陈氏，并胞弟二名在监候解。惟梦鹤一名，据陈氏称逃潮州府，实是虑罪罔法已极。合票仰该县官吏照依词内事理遵行，细察缉拿，锁解到本院严究，慎勿私放。速速！

允升观毕，昏倒阶下。县主传该差即日押解，又问梦鹤女命之由，梦鹤即诉其妻蔡平娘病死苦情。县主怜之，叮咛该役道：“梦鹤不幸，妻子身故，系命数皆终，今罹此祸，实非其罪。念他斯文，不奈风霜，休走旱路，本县出银三两，与你等雇船去，船中不许你等拘束他。”及许文泰等闻知，齐往保结，而梦鹤已解上船去讫。正是：

侧隐称仁人，孰能认得真。

若非是才子，安肯发心怜。

却说康梦鹤解在船中，一心思想卜玉真是他前妻蔡平娘这等奇事，又一心想着故乡老母、幼弟被禁在监，不能尽其职分。眼泪汪汪，拂泪偷瞧，见得水波飘摇，浩荡不测，遂吟一词以记悲云：

猿声乱杂水声噪，嫠妇恻恻，罪人恻恻。风流鼓起波流急，江水悠悠，胸怀悠悠。泪添刀曲黄河溢，潮信长流，眼泪长流恨压三峰华岳低，目断故邱，心化故邱。昔思举案齐眉乐，从此休休，自此休休。今日一线泉台近，终日忧忧，连夜忧忧。

又见波石有感，口吟一绝云：

石叠高兮波叠兴，波摇石动身兢兢。

波来问石何坚美，石却问波那日静。

是夜开船之时，风静月朗，水波不兴。那知到了半江，康梦鹤口念未完，蓦然一阵狂风，恍如龙吟虎啸，走石扬沙，把船头覆在水里去了，共淹死一十八人。未知卜玉真闻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卜玉真闻凶尽节

诗曰：

百年伉俪一时休，盼望未遂曾泪流。

秋雨梧桐悲噪鸟，春风桃李恼鸣鸠。

只为君命牵缠苦，弗顾妾身粉碎瘤。

不怨天兮不怨地，怨依半世逢多忧。

却说卜玉真之母林氏，既许康梦鹤亲身，要待卜世杰到日议成合配之礼。至次早，卜世杰果到，林氏即与之陈告其前日来求亲之蔡允升，即是今日要求的康梦鹤，有诗词情事为证。世杰闻之，忻然说道：“天下有此天作之合，免我寻觅之劳，相似所谓‘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’。我且问你，是他亲来说的，或是托媒婆来说的？”林氏道：“是那大街上一个姓姚名安海的来说，道是他朋友，歇在他书斋里。你可去拜他，看其容貌五美，问其情由真假，请他亲来俺家，与吾女儿相认。”世杰许诺，遂不遑吃饭，竟往姚安海家去。

见得书斋带锁，卜世杰向邻人问道：“姚官人往那里去？”那邻人道：“他因漳州一个朋友，银寻不见，两人扯到县里去审，不知胜负何如。”卜世杰道：“这等请了。”遂奔到县前遇着姚安海打了出来，傍边一人道：“天理昭彰，打得好！”世杰拱而问道：“兄说什么天理昭彰？”那人道：“兄有所不知，这柱事我都晓得。”乃与告其情由。

卜世杰闻说，吃了一惊，奔告林氏。玉真听得，凄凄惨惨哭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他为我死，我必为他已。如今教我怎么救他？虽然，儿生既不得与之同衾，死愿与之同穴，正是《西厢》所谓‘从今后，相会少，见面难。月暗西厢，凤去秦楼，云饮巫山’是也。”心内想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是了，儿不免赶上，跟他同往省城，诉出先时身故、今日回生情由，免他受刑罚，方可救他一命。”遂放下云鬓，再梳实些儿，兜起绣鞋，再束紧些凶，即日促装起行。你道如何？诚有不尽惨淡中之素娇：

无心胭粉西施颦，停手针绣隐娘英。纤纤玉指舒软玉，扳着雨伞光荣。小小金莲香步稳，踏过露草芳亭。浑身是胆，遍体皆醒。一心耿耿，两眼瞪瞪。兜紧服饰锦藏囊，芙蓉簇冷弦求装。鬢鬢云归岫，柳絮拖冠缨。飞霜舞雪翳长裙，定电驱风飘裙旌。但但迢迢仍怨怨，悲悲切切又（卜孕）（卜孕）。

世杰见他坚意要去，亦收拾行李各他同往。一路上风餐露湿，颠颠倒倒，难道这般艰苦。正是：

猿啼鸟叫逢三秋，不是愁人亦带愁。

死死生生期自誓，时时刻刻为君忧。

世杰、玉真同走在路上，遇一个汉子说：“可怜昨日江中沉一只船，淹死一十八人。”又一个人说：“还有一个才子，说是漳州人，也淹死了。”世杰父子听得这话，便住了脚。玉真道：“父亲，你去向前问他一个明白。”世杰即叫：“大哥，借问一起。你说沉船淹死漳州才子，敢问是什么名姓？”那个道：“变是康梦鹤。”世杰道：“他为什么事在船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因他被岳父蔡都司在蔡院告，押解在船。”

卜世杰听了，愁然错讶，玉真在傍闻之，不觉腿软，颠仆于荒草之上。世杰扶起，玉真哭不出声，咽喉哽咽，向世杰泣道：“儿今日与父亲永诀矣。请坐，受儿四拜。”又向南方拜母亲，说：“感谢生育之恩。今为情人已亡，义可独存。”遂倾身磕向石头寻死。世杰一时劝他不听，止他不住，没奈何，将一身拦在石上，两手把石遍遍掩掩。玉真磕在手肱边，近在石尖上，是以不死。但见遍身都红，昏倒石下。世杰叫道：“千万救我！千万救我！”那些行路

的人都挨进来看，见一个少年妇女，满面红血，瞑目不语。大家忙忙脱下衣服来覆他。直至两个时辰方才渐渐回魂，又停了半晌，乃能言语。正是：

幽冥永隔泪珠垂，一点丹心向日葵。

生死不移姜桂志，海枯石烂身甘瘼

众人问世杰道：“这一个是你女儿不是？”世杰道：“正是我女儿。”众人又问道：“为什么缘故这等情切？”世杰即将从前根由逐一陈告，行路之人无不叹其节义，伤其祸惨，因说道：“今日[天]色已晚，他走不得到店里了，不如扶他到前面乡村里宿，切不可在这里冒风。”世杰即将衣服拿还路人，说声：“多谢，众人请了。”世杰乃轻轻扶起玉真到乡里去歇。

及至村内，闻得啼哭之声，说：“我儿婿去做生理，昨日起风，在船中沉死了。”世杰听了对玉真道：“这消息是真，如今却怎好？”玉真道：“儿心里痛染沉疴，断然难活，必随他去，乃合道理。”世杰道：“吾儿必须把定，念我二老未死，所赖何人？今康梦鹤已死，死者不可复生，为人当回心，以理制私，孝节两全，乃可问世无愧。如必区区节烈，死而后已，忍父母置身于无依之地，九泉下虽瞑目于无缘之夫君，但天地闻岂能口诀于至亲之父母乎？”玉真道：“想光阴也是无凭，说儿与他系夙世前缘，除非是要儿死去与他结缘。今听爹爹这说，儿不免随爹爹回家，誓不改嫁，愿奉爹娘百年后死亦未迟。”世杰道：“一日在生，胜你百日在扩，死亦无益，到那时再来区处。”世杰父子乃寻觅人家，暂宿一宵。

孰知这乡村中有一监生，姓高名仁，家积万金，与姚安海素甚相熟，来府城里，都宿在安海书馆中，安海亦极趋承。他旧年才失妻，今要选美丽的女子为妻，未有中意。出门觑见玉真低头垂颈，眉蹙鬓敲，恍如西施之颦，喟然叹道：“世间有这个女子，生得姿色，若娇妆梳整，真有闭月羞花之容。不知他这等忧愁为着什么事？免近前去问他。”遂问世杰拱一拱道：“敢问尊叔带此女到敝社有什么事？”世杰即与之实告其由，今要求歇一夜，未知谁家肯行方便，明早饭钱即当奉送。那高仁心欢意洽，恰恰颜色出得和气，婉容之声说道：“晚生有一间茅斋，床褥具备，专候那住来赶不到路站的家眷安歇，就直此眼前，未知中尊叔意否？”世杰道：“这等阴鹭齐天。”遂同高仁到书斋中安歇。

是夕，高仁宰鸡烹鱼，满席丰盛。世杰道：“弟带少盘费，怎么敢受这盛饌？”高仁道：“买卖算分，请客莫论。尊叔倘肯垂爱，不却微薄，晚生不胜荣幸。”世杰道：“无功安敢受禄？弟不过行路之人，安敢受兄厚惠？”高仁道：“人情何处不相逢。敢问尊叔家居何所？高姓大名？”世杰道：“弟家居

府城内兴贞庵旁边，姓卜，名世杰。”高仁道：“这等是老先生，晚生失敬了，希祈见谅。请问老先生晓得姚安海否？”世杰道：“姚兄与兄是何贵亲？”高仁道：“不过相识而已。”高仁把眼光偷觑玉真，索手抵着牙儿，慢慢的忧想，真个窈窕，问道：“老先生之女婿是何等人？曾娶过门否？”世杰道：“女婿姓康，名梦鹤，尚未曾过门。”高仁道：“他是霞漳才子。”世杰道：“贤官那里晓得？”高仁道：“晚生尝去姚，安海书斋中，曾相会过了，如今死得可惜。虽然，人之生死乃命所定，断无有忧哭而能使死人复生之理，实皆自损身己，自误青春矣。”世杰问道：“贤官尊姓大名？”高仁道：“晚生姓高名仁，前科忝叨成均，家中虽不至如石崇之巨富，然鱼塘数十口，果丛数千宅，瘠田数千亩，衣食稍可过日。”世杰又问道：“兄有见位舍人。”高仁道：“晚生命薄，年近三十，尚未有儿子。前年不幸失妻，至今未有婚对。”卜世杰道：“兄当此青春之时，又兼有此家业，何怕无娇妻美妾乎？”高仁道：“晚生托媒婆遍处去求，尚未有合意，倘有合意者，虽用千金之聘，亦所不辞。”世杰微知高仁之意有慕于玉真，只是默默不言，高仁亦相辞而出。惟卜玉真心神飞在康梦鹤身中，任他言语，并无半句入耳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意恋落花。

愿赴阳台一点上，不闻金口说天华。

却说高仁相辞出去，世杰因对玉真说道：“天上神仙境，地下富贵人。”玉真即应道：“儿视不义之富贵，如浮云之无有。爹爹好去睡了，明早好走路。”世杰道：“吾儿饭亦不吃，睡也不睡，明日路途鸾远，怎么走得？教我怎得不苦？”玉真道：“爹爹不必多忧，儿一身未死，路便会走。”斯时玉真羁寓他家，苦不可言。时人有吟一词为证。词曰：

静听流莺栖未稳，风寸潇潇，哀鸣嘹嘹。愁自眉峰独自吟，暗室寥寥，幽恨晚晓。月下销魂有谁诉？引领翘翘，号呼瞧瞧。江边附魄愿君闻，精灵辽辽，心神飘飘。晓看天色暮看云，飞雪濛濛，忧心切切。千点啼痕万点红，肠断恹恹，愁恨缪缪。雨打梨花深闭门，长夜迢迢，泪流漉漉。风吹柳絮紧掩棂，思君悵悵，颜色焦焦。那知，高仁听得卜世杰说：“明日路途鸾远，怎么走得”，即须先雇一顶轿候他起身，待到半路走不得时，好把这轿抬他去，岂不感德我乎？俟后日慢慢再来希图。

到了次日，世杰拜谢高仁，领了玉真相辞而去。一路上颠颠倒倒，一步挨过一步。到了半路，玉真果然寸步难移，不得已，俯伏在坏墙边。坐到日色将午时，世杰搔首无策，只是叫苦而已。此时父子无可奈何，只得相向而哭。忽

见远远一顶轿飞跑而来，大声叫道：“秀才不必叫苦，高老爷着我们二人来扛小娘子。”世杰看见，欢喜说道：“好了，这等多谢了。吾儿从权请上轿去。”玉真没奈何，上上轿去坐，不一时即到了家。玉真下轿，对轿夫说道：“烦你去多多拜谢高老爷，说我感激他这等盛德，异日自然报酬。”玉真即入内，与母亲林氏说康梦鹤沉缸淹死情由，哭了一场，动人哀伤。未知玉真后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变一策打走光棍

诗曰：

莫道闺中计不深，闺中白壁谁能侵。
饰忠匿怨空用力，外善内奸徒用金。
寄语文章勤苦读，莫将佳句等闲吟。
当年若坠庸夫手，视死如生不负心。

却说康梦鹤，船至半江，被风吹覆，共十八人皆沉水底，惟康梦鹤如萍之浮水面，被风飘泊，一心昏迷蒙昧，一身如死如梦，任他波流，恍若睡在船中，不觉泊于一山屿许沙坝上。翻身一起，张眼一视，嗟嗟，但见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，茫茫杳杳，绝无人烟，忽仰天叹道：“此何地也？想必犹是梦中，来寻我妻蔡平娘也，得无此处是泉台路乎？如今叫我要往那处寻起？”又道：“我怎么遍身这等湿透？若是露水，不过半身湿而已。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是了，我昨夜押解在船里，大抵是船被狂风吹沉，流落到此。但我看这山屿，尽是深江大海环围四面，却怎了？必是我命不该水里死，要在山上饿死我是真。罢了，我且将这衣服披在这风里吹干，好穿起来。”坐在那石岩下参禅，做了一个活佛。谁知这几天果然狂风兴作，船只不到，连饿三日，饿得真是可怜。时有一词为证，词曰：

呜咽口里喉，愁闻水声潺潺。瞬息眼中睛，斜见山色斓斓。金销玉减，无奈穷愁恋。废寝忘餐，那恨深湾。顾不得花残月缺，忍不得肚饥身艰。露水沾惹，云石同板。身非夷齐。何以坐饿首阳山？相是逃了台城，要见阳襄尊颜。

幸得一日，风恬浪静，适有商船要回漳州，扬帆摇橹，顺水而来。康梦鹤耳无闻，目不见，昏昏昧昧，倒在岩下甘泉边。且喜商人将船泊在山脚，二人上来，要索干草去起火炊饭。得到甘泉里吃水，看见死人在那里，近前一视

，认得是康梦鹤。那康梦鹤闻有人在身边说话，张眼来看，说道：“救我，救我！”那商人道：“你莫不是康梦鹤么？”梦鹤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商人道：“你为何在此？”康梦鹤把手指口，说不能言。那商人知其饿得苦了，遂把康梦鹤抱起来，二人相帮，负到船里，用些饭汤灌入，渐渐把清粥与他吃。至第二日，乃一一说出一篇冤枉艰苦，满船听了，无不叹伤骇异。至第五日抵漳，即送他下船。梦鹤感他救命之恩，称谢不已，临别问船家姓字，遂一一记在心中，说道：“弟日后得志之日，自当重报。”正是：

临险不险，临危不危。

天地钟英一大器，推迁自有人来持。

却说康梦鹤下船恩母与弟，未知是在监中，或解落广东去了？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到了自家门首，听得里面哭声，梦鹤寸心如割，再进入会乃是母亲和胞弟在这里哭，他沉船死了。忽见他回来，不胜欢喜。梦鹤道：“母亲不必哭，儿在此。儿闻母亲与弟禁在监中，怎得出来？”陈氏道：“官府说吾儿沉船死了，是以放俺母子出监。吾儿于今那里得活？”梦鹤道：“母亲请坐，待儿慢慢说来。”即将游学雇考至沉船事情，自始至终，一一说了一遍。陈氏听了，欢喜儿子活了性命，又听得平娘回生，将信将疑，似奇似巧，喜慰交集不题。

且说霞漳诸朋闻其祥回业，皆来相探，询其游学来历，惟郑判躯用铜银陷害他，不敢来见。那洪袖中听得梦鹤有一桩婚姻事，恨无聘金难得成就，心窃自思，以为我来去请他吃酒，细问他因由，亦好来去娶一个娇妻。

及至次日，即办了酒，去请梦鹤，说道：“久别社兄，渴慕驾旋，今幸荣归，大慰鄙怀，敬备蔬酌，为兄作软脚局，希同责临勿却。”梦鹤道：“弟命薄多蹇，种种莫诉，死中归来，仅存萧条微躯而已。今无可为口，又辱宠召，愈增愧颜，若承兄命，能无贻羞二三知己乎？”洪袖中道：“不过使运未能，何羞之有？兄若见拒，是弃小弟于门墙之外矣。”梦鹤见其难以推辞，乃同他去。梦鹤叹道：“这酒都不该吃。”洪袖中笑道，“酒不该吃，连饭出不该吃了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果然有之，弟连饿三天，无勺水入口。”洪袖中道：“足证天降大任之际也。敢问社兄游学功名事体何如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弟之功名，所如皆不合，及要回家，蒙朋友送路费五两，被一奸贼偷去，且偷去也罢，又起无良心，去告害弟。”洪袖中道：“那人什么名姓？在那里住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在府城内大街上，姓姚名安海。”洪袖中道：“这个可恨可恼。敢问社兄，有遇婚姻好事么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弟有一奇逢佳人，他父亲姓卜，名世杰，其女小字玉真，为我相思病死，后来回魂起来，声声说是我前妻蔡平娘

回生，会晓得我当日妈祖天后为媒、签诗为记的诗章，称说不论那人有此诗章对合，就要嫁他。”洪袖中道：“这等奇事，兄何不去娶他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先时他父亲贪利，不慕才名佳誉，后来适逢小弟命薄，屡遭不遇，是以婚迟。”洪袖中道：“要天妃什么诗？”康梦鹤即诵与他听。洪袖中又问道：“弟闻兄与令先嫂倡和的诗词甚多，未知要合什么诗？”康梦鹤道：“不必多，只有注生庙内二首诗就足矣。”洪袖中道：“敢求笔笔，赐小弟为炤席明珠，得以朝夕讽诵。未知兄肯赐下指示我乎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夜光在前，鱼目焉敢此？倘不鄙弃，敢录巴人之章，兄勿吝删抹是幸。”康梦鹤即写两首诗与他看。洪袖中接过手，称誉叹赏不已。正是：

从来黄雀与螳螂，得失机关皆暗藏。
漫喜窃他云雨赋，已将宋玉到东墙。
二人吃得及酣，至醉而别。

次早，洪袖中具备银两，促装起行，直至潮州府城内大街上，访问姚安海名字。适遇姚安海在家，懊恨被责之辱，心内自想道：“有天理！如今他沉船身死，正消我恨。”忽闻有一个漳州人在那里问他名字，出来拱一拱道：“你问他怎么？”洪袖中道：“弟是漳州人，姓洪，名袖中，远慕芳名，专来拜访颜范。”姚安海道：“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洪袖中道：“有一个知心话是有利的。”安海听得有利，遂说道：“安海就是小弟贱名。”袖中喜道：“这等有缘，第一件事大抵十分得成了。”姚安海乃请他入坐，待茶，问道：“兄一件什么事？”洪袖中道：“弟幸早失妻，闻贵府城内有一个卜世杰的女儿，生得标致，弟要求兄为斧柯，以成人之美。”姚安海道：“这事甚难，他要候康梦鹤对合什么签诗。如今康梦鹤已死，兄虽可假做康梦鹤，但不晓得他之诗，却怎么好？”袖中道：“这个不难。签诗词赋，弟一一都晓得。盖康梦鹤与弟为邻，其详细审之熟矣。”姚安海道：“这个就做得。”那时姚安海遂设席与洪袖中剧饮谈论，二人非说梦鹤之痴，即说梦鹤之短，是以相得甚欢。

至明日，姚安海唤一个媒婆，就是卜世杰族亲卜妈妈。卜妈妈道：“姚大官人，有何抬举？”姚文海道：“要抬举你起银子。”把手指道袖中道：“你晓得这位是何人？就是卜玉真要求的康梦鹤。”卜妈妈道：“闻康梦鹤沉缸了。”洪袖中道：“我幸神助，漂流江边，遇别船救活。”卜妈[妈]道：“这等恭喜！是我小娘子三生有幸了。”即到卜世杰家说知，那卜世杰也正在乡间才回，两人一齐入[内]。

卜世杰问道：“妈妈到此有何话说？”卜妈妈道：“来与叔叔贺喜。闻叔叔要求康梦鹤，不知者以为梦鹤沉船身死，谁知他漂流江边，幸遇商舡救活起

来。前日与安海有隙，今二人相认说合，投契如初。”世杰道：“安海为人奸险，他已熟悉，今又故意来宿他斋里，未必是真。这个我也不管他，只要有签诗对合便好。”卜妈妈道：“明明是真实的人，难道我好骗你？若要签诗，我就去拿。”卜妈妈来回复袖中，袖中即写签诗、并注生庙二首诗，与他持去。世杰见得此诗，持入与玉真看。玉真看完，脸生春色，唇露白玉，眉开眼笑，说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且喜谢天谢地。”正是：

昔人偷玉今偷诗，玉是真兮诗是欺。

设网求鱼错入雀，种桐等凤认栖鸱。

即日，洪袖中备聘金二十两，买一个全红，写为“文定之敬”。卜世杰亦备朱履等物，买一个全红，写为“回福之敬”。择一个吉课，约五日之外即要花烛之会，得全蚕之礼。惹得世杰夫妇欢欢喜喜，打扫厅房，铺藤床蓐，一完齐齐整整。

至期，洪袖中心中喜中了计，说：“万事非所愿，惟得一佳人足矣。”你道喜得怎生模样？但见他：

头载一顶方巾，强作斯文气派；身穿一领蓝衣，假装才子丰雅。形神鄙陋，有类荒烟照蓬草；骨相凡庸，浑如狂风吹枯木。笑时两肩耸头上，行时双脚驾胸前。盖藏内美，掩尽奸狡行踪；炫耀外色，装不出诗书气味。

至晚，洪袖中穿得衣冠齐整，摇摇摆摆到卜世杰家，世杰欣然出迎。是时，世杰设席在外厅请客，一席在房内与他合夫妇之礼。洪袖中到卜家陪客在堂吃了三杯酒，即入房内。见得玉真梳妆打扮，恍若临溪访洛神，对月赏嫦娥，浑然不知天台与人间。遂向席上提起杯来，筛一杯酒，两手恭恭敬敬捧来，要与玉真饮。然玉真虽是平娘回生，只记得前日所做之事情，不可得梦鹤的面貌。那知玉真把秋波一盼，灵犀一点，晓得行状举动大不类风流才子，心下暗想道：“不免考他一题，倘是梦鹤，一试便就。”玉真道：“酒且放下，俺不比庸流之辈。要成夫妻之礼，必行古人之法，一人各吟一首诗，以今夜即事为题。”洪袖中听得要当面做诗，真是青天上一个霹雳，吓得魂不在身。须臾，说道：“念良辰无几，小生心在佳期之会，神驰恍惚，那里有诗？请待后日，与贤卿吟风咏月也未迟。”玉真道：“后日是后日事，今晚无诗，难说得话。”洪袖中惹得满脸如火，心内乱跳，没奈何，装出文人体态，口中糊糊涂涂，将头暗点了两点，但无一字落纸，怎么是好？玉真道：“许你出外触境起兴罢。”洪袖中听了此活，喜得心窝里都是痒的，定了精神，暗想道：“我可去席中托人代替。”把两手搔在头上，慌然出去。

玉真知是假的，暗想道：“如今堕落他机关，若飞鸟之入笼中，教我怎么脱出？”思想半晌，无计可施。忽然想着必须如此如此，遂变得一个：

头发散直，如收鲤鱼的南海；遍身乌黑，如治龟蛇的玄武。手执起杨柳枝，脚脱下绣弓鞋，披衣露体，睛转声烈，真个令人吓怕。

斯时，灯火不明不亮，及洪袖中一入来忽然跳落一个黑鬼，吓得洪袖中魂飞魄散，抽身要走，被黑鬼把粗大的柳条乱打。洪袖中心慌，叫不出声，两腿软绵，走不出来，双手俯伏在地，做四脚爬走出来说：“房内有鬼，大家救一救！”这鬼径赶出来，擒着洪袖中胸里痛打一场，打得一身好[厉]害哩。这黑鬼又将席上馐味一尽扫落，满席之人无不骇异。卜世杰道：“你是何方鬼怪，敢入我家害人？”那黑鬼道：“你不晓得，我乃玉皇上帝殿前毛狮王便是。上帝差我来，打阳间拐骗康梦鹤妻的棍徒。我差玉女仙姬将玉真化去还梦鹤，将这光棍要活活打死。”卜世杰与同席中之客都跪下道：“恳求毛狮王，乞饶这人性命，念他是外方人氏，放他去改过自新。”卜世杰哭诉道：“望毛狮王千万放我儿来，怜我未有男子。”那黑鬼道：“你女儿放不得，这一个畜生准大家求饶。各各退避，我依旧要归天曹去了。”那黑鬼将柳条把两班人挥打，两班人一闪，那黑鬼就冲出，捷捷转过一湾，冲入竹丛内，慢慢手扳竹枝跳过墙去，伏在芙蓉花下。

那众人一齐赶出，四处挨寻，果然不见踪迹，点起火来抄觅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个说：“他腾空驾雾上天去了。”一个说：“他变化不测，那得见他上天？”卜世杰道：“上天与不上天慢些说，大家且同我入房寻个女儿。”众人即去抄看，寂寂无影，连衣服首饰都不见了。卜世杰夫妻哭将起来，大家无不感伤。

却说洪袖中，打得手痛脚酸，面破肤黑，神不辅心，形不辅体，声声说道：“劝人莫做亏心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”众人问道：“兄这等说，你果是假的？”洪袖中道：“瞒不得诸兄；我实是假。今幸毛狮王饶我性命，日后不敢做非理之事。”大家听得这话，皆举头相视，说：“现报得紧，必如此，才得福善祸淫有准。”大家劝戒一会，分散而归。洪袖中如掩尾狗一般，依旧回姚安海书斋中歇，到次日起来，收拾回漳州去了。

惟世杰夫妻在那里抱哭说：“梦鹤已死，吾儿必被玉女扶支阴府相认了。”那玉真知众人散了，从后门叫：“爹爹不要哭，快来开门。”世杰忙开了门，说道：“吾儿怎么会来？”玉真道：“爹爹，你就认不得了？毛狮王就是儿设计假的。”即与之说。世杰道：“那一个光棍在此房内，儿怎得一身皆黑，衣服脱不见了？”玉真道：“儿知他是假的，骗他出去，儿即剥去衣服首饰，藏在后门花架下，折落一条杨柳枝，把灶里黑烟抹得遍身乌乌的，张起声音，使

检认不得是女儿骗他将女儿化去，绝他念头，使他不敢来讨聘金。他若是敢来讨聘金，爹爹就问他要女儿。”世杰闻之，恰然爽快，说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正是：

奸狡之人实呆痴，深闺艳女有英华。
聘金费了仍羞辱，天理昭昭报不差。
不知玉真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幸有缘客乡相会

诗曰：

久别重逢万解开，呼童酌酒幸无灾。
遐思前事泪将坠，近说今时心暂回。
早喜云霓一旦起，雨时虹蜺忽然来。
佳人才子真磨挫，避了狂风又慎雷。

却说卜玉真既用计脱出奸人之手，终日恹恹，朝夕悬望，针线无心站，脂粉懒去添，意以为今而后不复望其样在世矣，纵有诗章对合，皆属虚假矣。因作《蝶恋花》词，以志悲思云。词曰：

独坐孤房泪如水，追忆当年触天威。只道妾亡君在世，那知妾在君反死。君既死兮妾无主，飘泊沧海有谁知？痛妾奇回何所益，不如仍赴泉台去。

时人嘉其节操，有歌《天净沙》一首为证。

词曰：

黄昏后，悲来欲解全凭酒，全凭酒。只凭酒醒，悲情还又有。难解姜桂耐心久，此情未识君知否，君知否。惟求来世，天长地悠。

一日，其母林氏对玉真说道：“以我之鄙见，梦鹤还在。”玉真道：“母亲有何高见？”林氏道：“倘梦鹤不在这里，他小畜生怎知俺要讨签诗为证？就有签诗来，复晓得假做梦鹤，安知不是他在漳州和朋友说乎？”玉真道：“大抵是当年与朋友说，亦未可知。”林氏道：“诗固不足疑，那里知俺要求梦鹤乎？”玉真默默不语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康梦鹤自商缸救活之后，追忆蔡平娘，遥想卜玉真，肝胆如割，不能

一刻忘也。忽见洪袖中来，说道：“康兄，恭喜恭喜！”梦鹤愕然道：“兄恭什么喜？”洪袖中道：“弟前日往潮州府买布，情意真切，专为兄去报沉船未死、得人救苏这桩事，早与令岳知消息。闻尊嫂被玉帝殿前毛狮王差玉女仙姬扶来，寻兄做夫妻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兄胡为青天白日说鬼话乎？”袖中道：“非是鬼话，是弟亲眼见的。兄若不信，有如皦日！”梦鹤笑道：“又来说谎了。方才正说耳闻，今复说亲见。我问你，亲见毛狮王生得什么模样？说什么话？”洪袖中道：“毛狮王生得毛长身黑，手执杨柳，把一个假兄名字的乱打，说他是光棍，敢来设计骗康梦鹤之妻，‘我差玉女仙姬，将玉真化去还梦鹤，我要把这光棍活活打死！’这事弟乃同一簇人拥门入去寻看，果然见毛狮王腾空升天，惟世杰夫妻寻不见玉真，相抱而哭。”梦鹤听其言语说得有理，而且亲切，仰天叹道：“梦鹤何其命之蹇也！”又想到：“耳闻不如目睹，我明日不免借些盘费，往探真实。”斯时，梦鹤之弟生理趁有五两银子，并求借五两，共凑十两之数，交与兄梦鹤，说道：“穷室莫穷路，倘姻缘凑巧得成，亦要些银子费用。”梦鹤不辞，欣然接过手来，即时起身。正是：

端士从来正直思，毒心偏喜惹人悲。

不知虚实有主张，到底弄奸独自欺。

却说康梦鹤到了潮州府，径往卜世杰家去。看见门关得紧紧的，再往后门一观，只见满地生绿苔，锁着一把大锁头，不觉惊疑，依旧转到前门，向那邻人问道：“请问大哥，可知卜世杰连家眷那里去了？”邻人道：“他往别处去住了。”康梦鹤道：“请问，他为什么别处去住？”那邻人道：“都是为着他一个女儿，那个女儿又是为着漳州一个康梦鹤，害得他颠连苦修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弟闻他一个女儿，说被毛狮王化不见了，有此事否？”那邻人道：“这个说起来，好一场大笑话。只因一个光棍，假做康梦鹤写诗对合，一夜要成亲。那知玉真英烈智谋，知他是假冒的，就装做毛狮王，手执杨柳条，打得那光棍抱头鼠窜。”康梦鹤道：“这个就好了。怎用搬家别处去住？”那邻人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因康梦鹤被祸解省，玉真要去救他，到了半路，闻他沉船，没奈何，歇在乡村人家里。谁知冤家，歇得乃是监生高仁，极是豪富，一时窥见玉真美丽，意有所图，遂来与姚安海商量。那知姚安海就是康梦鹤的仇人，与之设计，用白金一百两托媒婆持到世杰家里，说：‘西关外监生高仁是卜秀才熟识的，寄来银一百两，着我特来说放在秀才家里。’世杰力辞，不许他寄。那张婆说：‘秀才，你不要怕，寄银子是好事。秀才若要用，任从你用。他若与秀才讨，有我在。’那知世杰原是贪利的人，心内暗暗想道：‘高仁未曾当面交银与我，那里敢来与我讨银？若是张妈来取，即便还他，怕他有么

诡计！与他寄亦不妨。’张妈见世杰收了，即时别去。玉真听得这事，忙对世杰道：‘爹爹不该收他的银，收他这银子，是速之祸也。’古云：‘无端获福，祸心随这。他明明是贪图孩儿，爹爹何以堕其术中？’世杰道：‘他是富贵人家儿子，生得相貌堂堂，即交儿嫁他亦妙。’玉真道：‘爹爹你当速速拿去还他！倘若不肯，儿便身死。不知爹爹是要银子，或是要孩儿？’世杰闻得女儿要死之话，即刻将银子送还张妈，张妈倚势就变脸说道：‘你既收高监生的聘银，怎么送来还我？’卜世杰道：‘谁见我取他聘银？’张妈道：‘干证姚安海现见，媒人是我现交。’吓得卜世杰心慌，将一百两银子掷在桌上，抽身便走，回到家中，将这话说与林氏母子得知。玉真听了，寻思无计，因说道：‘孩儿生死总是为着康梦鹤一个冤家，不如身死，断了这般祸根。’遂自缢数次，幸世杰夫妻救免。现今母子相离得，无奈何，乘夜逃出外方，未知住在何处。”康梦鹤听得这话，不觉面目憔悴，又不晓得从那一处去寻起。正是：

塞北孤飞无树依，江南失旅徒歔歔。

茫茫宇宙寻何处，为情牵绊自依依。

却说康梦鹤，念切要见玉真而不可得，垂头丧志，遂往大街里去，不幸被姚安海窥见。姚安海想道：“这个畜生果然未死。不免叫人去请高兄来，设下一计，把他害死，断了玉真念头，玉真自然肯嫁高兄。”决定了计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玉真乘夜逃去，那个得知？鱼荡荡四海，那处寻起？梦鹤无计，暂宿旧交朋友书馆中。那知邻屋一个汉子，姓邵名福，亦识些文字，惯习口舌，闻知康梦鹤有银，假意入馆亲交，知梦鹤要寻玉真，说道：“兄要见的人莫是卜秀才，名世杰公？”梦鹤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邵福道：“这个弟晓的。”康梦鹤听了，欣然道：“兄既晓得，是弟三生有幸了。希赖鼎力，引弟去见他，另日自当报答，决不敢忘。”邵福道：“弟过蒙雅爱，自当效劳，安敢望报。只因卜秀才与弟家兄为友，甚然莫逆，凡遇有事，必请家兄较量剖断，然后施行。弟因家兄，所以识他，但他与弟不过一面之交而已。当时乘夜逃出外方，谅必与家兄商量，在家兄必然知之。”康梦鹤道：“既是如此，烦兄引弟会见令兄何如？”邵福道：“这个做不得。弟之家兄住在乡里，离城二百余里，如兄必欲亲到，势必动费经营。不如弟自往问他，卜家消息便可得知。”康梦鹤道：“这等敢烦兄明早就走，何如？”邵福道：“瞒得兄昨日与人纳了一件要紧事情，团伙计每人派出银五十两，要入山炼矿，弟尚欠银十两。弟有一位至亲朋友，名角有用，约明日要借弟，弟必在此等他。”康梦鹤道：“炼矿如何？”邵福道：“天财地宝，有福者每月趁得三二千两。”康梦鹤道：“朋友要借兄

，未必就有。弟现带有十两银子，借与兄，兄好明日和弟去问信息。”遂拿出银子，交与邵福道：“这银十两，足足在此。”邵福接过手来，揖了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厚爱，铭刻五内，弟断非小人之辈，另日自当如数奉还。卜秀才之事，弟明早就行，兄不必罣虑。”遂相揖而别。正是：

人面兽心难得知，世情艰险波涛危。

只因择财为情绊，秋雨凄凉不胜悲。

邵福去了，梦鹤直等了七八日，并无音信，去问邻人，邻人说道：“这个人入山去炼矿了。”梦鹤即入山，寻见了邵福。邵福不胜故喜，沽酒买杀，与梦鹤酬饮，说道：“弟前日承兄嘱托来家兄处问消息，来至半路，被伙计扯入山来，无奈，写一张字说其缘由，并与家父借银十两，交弟亲朋，名角有用转送兄处，未知兄曾收否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弟不曾见面，今日专为此事而来。”邵福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”假作叹声不绝，又说道：“酒罢了，弟与兄同去见他，以表弟一点丹心。”

两人一路全行，梦鹤身系一个包袱，只是几件衣巾袴袜而已。邵福道：“弟空身，兄这包袱与弟代劳。”梦鹤思这岭崎岖，亦固辞，就交他负。那知邵福负至半路，故意入林出恭，逃走不见了。亏梦鹤一身穿行蓝蓝缕缕，又不好去见朋友，在路踟蹰，仰天叹息。幸遇梅峰禅师，进而问道：“贫僧视尊官举动，必是斯文君子，其身体破碎，容貌带忧，莫不是在患难中乎？敢问缘由如何？”梦鹤即与告其实情。禅师道：“可见人心之不同如其面，如今进退两难，莫若且到庵中吃些斋饭，看些经籍，未卜尊意如何？”康梦鹤听了欢喜，拱一拱道：“这等多谢了。”

康梦鹤随同梅峰禅师到庵，住了月余，时有题诗一首为证：

暂寄梅庵荒径幽，眼前动兴作清流。

半肩云水添春梦，满地烟波入夜愁。

风乱松声欺古壁，月斜峰影挂危楼。

诗枪欠达人何处”晚度疏钟出远丘。

却说康梦鹤在庵，无衣无褐，栖身无所，兼举动是大儒气象，素不能逢他，往往取怨于人，而梦鹤略不芥蒂，一心只在玉真身上，日夜相思，要见他一面而不可得。

那知天缘凑巧，一日，卜玉真同母亲林氏到庵中进香，叫和尚持缘簿来，上面写着“信士卜世杰之女玉真喜舍香银二两正”，信还写了几个小小的字，即“住在锦霞村”。及玉真看轿要回时，撞见梦鹤。两人相顾，若有熟面之

意，若有眷恋之情。梦鹤见玉真上轿去了，心内想道：“此女容貌好似前日后园所见的，莫非此人就是玉真么？”忙入庵内，问和尚方才来的女子姓名，和尚交缘簿与他看。梦鹤展开一看，见是卜玉真名字，不觉欣喜大喜，说道：“原来冤家就在这里！”即日，向朋友借了衣巾，径往锦霞〔村〕来问。那知这锦霞村就是卜世杰设教之处，世杰有一妹嫁在此村中，玉真母子就住在他家。梦鹤直到书馆中问教书先生，说道：“请问先生可晓得卜秀才讳世杰住在那里？”卜世杰道：“你问他怎么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晚生乃霞漳人，姓康，名梦鹤，今到此要来拜他。”但世杰本是斯文人，岂不晓得斯文人？见他说是康梦鹤，乃将他上下一看，只见生得：

玉影翩翩，琼树瑶林。丰姿皦皦，璞玉泽金。神凝秋水，貌绘华琳。春风吐面，诗思满心。肤耀光彩，骨带文琛。素称人瑞，当世长吟。九龄风度，传名至今。问谁得似，梦鹤同音。

卜世杰看了，喜其人物清秀，仪容俊爽，心内暗暗想道：“这人谅不是光棍，与他说也不妨。”乃对梦鹤道：“小弟贱名就是世杰。”梦鹤听了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晚生入慕尊范，时切怀仰，奈命薄祸临，不克亲聆玄海，徒抱歉耳。今何幸得亲光霁，大慰渴思。”卜世杰道：“小弟居乡，鄙人学悝疏浅，那堪尊官法眼，未知有何指教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晚生因前者尊婶对姚安海亲许晚生兼葭依玉，晚生幸以为良缘佳会，就奉令承教。无何横罹罗网，风雨飘摇，流落至今，幸而获生，实侥倖于万一。如今敬来拜访，未卜尊叔果不食言否？”那卜世杰道：“久慕芳名，亦尝逢人说项斯矣。但处今之世光棍甚多，谅兄非其伦也，然弟亦必问小女主意。盖主婚须待父母之命，而择婿要途女儿之愿，终身大事，不可草草。兄请暂坐，弟去就来。”卜世杰即入内，与林氏母女说道：“外面有一个书生在书斋中，说是康梦鹤，言谈如此如此，生得如何如何。”玉真道：“不如请他亲来，待儿捉空私自看他一看，才得放心。”卜世杰即请康梦鹤入内，玉真一见，果然父亲说得不差，心内想道：“诚恐别有才子，考他诗章也不相干，不如问他当年行事（原文下缺）”

第十四回 出意外被奸拆离

诗曰：

说起谗邪舞剑时，奸人之恶甚于罟。

泪添流水江潮涨，愁锁秋山楚峡微。

伐木友朋服不解，关雎夫妇苦相离。

相思只恐未相会，会犹会最可悲。

却说卜世杰回来旧宅，也不待择日，即打扫一间房，整起一张床，点起蜡烛，排起果品，等候康梦鹤来成合婚之礼。

那知姚安海前日撞见了康梦鹤，要报此仇，即遣人去请高仁来。姚安海道：“弟闻玉真承兄之惠，至今尚感不尽。奈康梦鹤果然未死，是以玉真眷恋于他，而不暇及社兄。必如何将梦鹤害死，断了玉真念头，他必实心待兄。”高仁道：“康梦鹤在那里？”姚安海道：“前日被光棍骗去银两，今寄栖在丛林庵中。”高仁道：“你敢操刀去杀他不成？”姚安海道：“不容刀杀，现今太爷是兄义父，可去你义父处告他。说是光棍骗你银子，扯我为干证，用些银子嘱托该班，把康梦鹤当堂活活打死，叫谁来讨命？”高仁道：“卜世杰还收我之聘银，不如都告了他。”姚安海道：“不可做一起告，且待害死了康梦鹤，再来区处。那时怕他不还我娶？今康梦鹤未死，老哥亦再娶他不得。”高仁即依计而行。那太爷遂差两个班头速拿棍徒康梦鹤究问。

是日，康梦鹤正整起衣冠，喜悦自得，望世杰之家而来。到了门首，世杰看见，出来迎接。不料后面铁锁早已系在康梦鹤颈里，康梦鹤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侮弄斯文君子？怕有法度么？”那该班道：“我乃太爷公差，现有朱签在此，要锁拿你这光棍击活活打死。”苦得康梦鹤就如死的一般，正是：

半晌迷津幸得知，忽然非祸复相催。

英豪失意魂销矣，喜处逢怨珠泪垂。

却说康梦鹤被锁到太爷行前候审，斯时高仁、姚安海俱在场。梦鹤暗想道：“这个都是姚安海弄起鬼来害我，然不晓得他弄的是什么鬼？等审了便知。”

时长班入内禀报：“原、被、证齐了。”太爷即开了衙门，坐在堂上，叫康梦鹤，问道：“你是何方人氏，敢来在此骗高仁的银子？”康梦鹤道：“小生是漳州人氏，游学到此，未曾见他的面，那里胡骗他的银？”太爷又问高仁，高仁道：“他当日假做卖珠客商，身负一皮箱，锁得坚固，赶不到路站，借宿小生家里，将一皮箱，说是真珠、琥珀，交小生收。至次早，借小生银一百两，把这皮箱与小生做当，约次日就来取赎。谁知他一去八九天，不见回来。小生打开皮箱一看，尽是零碎石头。时有姚安海见证。”乃吊姚安海，问道：“康梦鹤骗高仁的银子，你果亲见至？”姚安海道：“时小的才到他家，亲

见有银交他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实无此情。这姚安海前日曾偷小生的银子，被县官靛了二十板，经审在案，于今怀恨在心，唆谋高仁来诬陷小生，愿老爷垂怜明察。”那太爷虽受高仁嘱托，但看康梦鹤仪容俊伟，出言吐气概有才子之风。勒写供状，康梦鹤供毕，呈上太爷。太爷取来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供状人漳州康梦鹤为诬陷莫白，恳求昭察事。窃惟萋菲奸谗，善创平地生波之词；雀角穿屋，能生无风起浪之悲。唾面白干原素志，眦目捏诬心难知。明系机关要害我，全无相争口头资。实是牛马不相及，孰肯甘为直不疑。漫漫暗想，断非谋财致官司；悠悠忖度，必是因色致危。切思不受于乘国，谁信肯食嗟来粢。只因前有安海结仇，无端个和高仁侵欺。苟能审得无偏无党，便各吾儒非棍非私。伏望大人明镜斧断，垂念小子流落孤离。生当仰天祈祷，死愿结草报禧。不在多言，伏乞台鉴。

太爷看得布词有典故，押句步诗韵，心知是真才子，非光棍之比，不忍打他，然受高仁之银，又不好放他。想了一会，因说道：“这桩事属莫须有，本府饶你一命，不加你罪，着你还本籍。”差一衙役押解，禁他不许复来，好去在家安以读书。彼时许文泰、陈天英、杏必明等都在那里看审，各怀手本，倘若丢发要打时，众人俱要公呈保结。及审完无事逐出，数人皆向前慰悯，含泪而别。自是康梦鹤亦未见卜玉真一面，即时解归本省去了。正是：

红州衫柏千秋湿，易水衣冠万古悲。

莫道英雄不下泪，英雄有泪只偷垂。

那玉真闻知梦鹤之事，心下越生懊恼，眉尖愈见皱聚，对世杰说道：“爹爹，你知高仁这一个好贼，不日定来强娶孩儿。若不从他，俺一家定然遭他毒手了。如今却怎么处？”世杰道：“吾儿有何计策？”玉真道：“少不得与他见官，乃能开交。”正说间，不期张妈果然来说道：“高老爹择了吉课，要来亲迎，着我先来通知。末〔知〕卜秀才肯许他否？”世杰道：“吾儿已许康梦鹤，那里又许高仁？无端说要亲迎，是何道理？真是任尔冰霜至，难凋松柏坚。当今升平世界，未闻有财势敢占人家女子。我求你去劝高老爹，说他不必胡思乱想，纵有干奸百巧，也是徒然。”

张妈见其意坚，将此话归告高仁。高仁即问姚安海道：“卜世杰这等无理！银既收去，女子不许我娶，兄有何法处他？”姚安海道：“必太爷处告他。多用些银，求太爷当堂亲判，那时怕他不与我娶！”高仁依言，即具状在太爷里去告：

告状人高仁，为阻娶灭聘事。切仁用金一百两，借张婆为媒，姚安海为证，于某月某日纳采卜世杰之女名玉真为妻。证料世杰狼贪虎行，聘银既收，娶女不许，无地无天。苦乞太老爷严拘究治，判断撮合，以遂二家之缘。阴隲齐天，沾恩切告。

太爷阅毕，即差役立拘卜世杰、卜玉真并原告、于证，一齐听审。人犯齐到，太爷问世杰道：“你既收高仁聘银，又不许他娶女，目下全无三尺了？”卜世杰道：“一女只嫁一婿，小女已许配漳州康梦鹤，那里有收高仁聘银之事？”太爷道：“你女儿既许康梦鹤，经有定聘？曾过门否？”卜世杰道：“未有定聘，亦未曾过门。但女儿发誓坚操不易，愿嫁与康梦鹤。”太爷疑其有私，问玉真道：“他是外面之人，你妇人不出闺门，他与你有何熟识？”玉真遂说其回生之由，相见之日。其答辩言语，便便然如撞巨钟，侃侃然若决江河。太爷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这都是鬼话。”乃对世杰道：“你敢说并未收高仁聘金？媒婆亲交，干证确据。你是生员礼义之门，岂不识此理？你不过寄放张婆家中，本府一尽都知道了。如今着张婆送还你，好好将女儿嫁他罢。”又劝玉真道：“本府判你配他，亦不负你。他本身是监生，家资数万，嫁他许多受用。且你前日歇在他家，亦经受他送轿之惠，你下轿时，又说要报他，有之乎？”玉真泣道：“妾虽有此说，不过多以币帛相报，那里以身报他！是何道理？妾有供状，伏乞龙眼亲鉴，以表妾心。”呈上太爷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供状人卜氏，为恃强赖婚、以败名节事。伏念氏处闺中，谨训内则。前世结谊，已系丝于梦鹤，今生缔交，又受命于父母。一言既许，千金不移。妾宁为鸡口，莫为牛后。愿与鸾凤同栖，羞与鸡鹜比翼。豚犬非龙驹之比，凤雏异黄口之俦。建安才子孰嫌家贫；辽东白豕，何贵浊富。瑶珣经纬甘同死，鱼虫醢鸡愧同生。泾渭判然，薰获迥别。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萧曹无逆娶之律，明官无改婚之理。关山虽远，而望夫之石尚存；舟楼虽离，而成灰之心可会。补宥有望于梦鹤，黔驴无怪乎高仁。愿奉镜照临，祈孟剑剖析，则妾三生之幸也。谨具口词，伏惟尊鉴。

那时太爷由进士出身，博学好文，素重风情，观玉真之姿色，读供状之典雅，知其有佳人好逑才子之志，自思道：“他虽富贵，彼视之如浮云，安肯以皎皎之身而受议汶之汗乎？若判他嫁高仁，是迫之死也；若不判配他，又受高仁之银，不好意思。”想了一会，暗暗自说道：“吾前日观康梦鹤是个真才子，有此才学，谅他不久定中，待他中了，来娶隶迟，不免做了一个人情机关罢。”即提笔立判云：

查得玉真温惠堪敬，节烈可风，推其心，揣其意，愿随知音死，不向回尘生。日月可移，而红定之选不可移；山河可改，而丝梦之结不可改。盖知因贤慕才，而非狎昵之私；却富忘贫，而非矫强之志。交鸳颈，至此不能以挑其琴，孔雀屏，至此不足以约其箭。

情牵意绊，志切心坚。询有海枯石烂之盟，信有天高地厚之誓。愁梦鹤阻远，未知何日来亲；沮高仁比邻，尝不自量欲夺。度以中正之道，处以两全之机，着玉真为父母之家，守身不字以待；令高仁收未聘之礼，选娶别女以成。判语已毕，遵照施行。

判毕，乃对玉真道：“这一张文案，本府用印在此，交与你为执炤，不许你嫁他人。”又吊高仁道：“你取银回家别娶。本府不许他嫁，准他全节，奉侍父母一世就罢。”于是命卜世杰将玉真领回去，又对玉真与高仁假做人情，说道：“你若是要嫁，准你嫁高仁，如康梦鹤与别人都许。”玉真誓道：“三军之帅可夺，匹夫之志不可夺。是可别，而抱璞之心不可屈，身可死，而连理之枝不可离。”太爷爱其玉立，敬其金石，说道：“本府晓得，总不许你嫁。”

及高仁出来，姚安海对他道：“好了，康梦鹤不许他来娶，玉真不准他去嫁，我好用多多银子，与他父亲，慢慢引诱他。不然再创一非祸加他，将他秀才黜退，料他孱懦之儒，何怕有不成之理！”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处势穷设计脱身

诗曰：

淡淡青天不可欺，人情反覆似没獠。
休夸外阔多英敏，堪叹内闺有才技。
岁晚知松松恨迟，阳春寻柏柏无知。
可叹一二豚犬子，翘首高思饮玉卮。

话说康梦鹤被太爷差押归籍，高仁即用银嘱托差人，待押到半路险隘之处，将刀刺死，埋藏身尸。幸得许文泰等闻知，伴他同往，厚待解差。行至半路，解差才露言道：“康相公，是你福人天相，幸有这二位相公伴行，不然，高仁买嘱我们，要如此如此。如今交这二位相公去，我们要回去了。”

自是，康梦鹤得平安归家。迨归家之后，不胜悒悒，思慕之情，日益憔悴

，遂援笔题一首，以记悲云：

剑佩翩翩别一天，倦飞思还到乡田。
昔时风景皆无异，今日妻儿尽不然。
村锁寒烟空寂寂，路明芳草碧连连。
敲门无语云封闭，愁听庭前啼杜鹃。

诗才吟完，忽本省镇官闻知康梦鹤大才，要请他去设帐教化子侄，遣役到家拜请。那差人道：“俺老爷要请康相公为西宾，现有关书名帖在此。”梦鹤颜色憔悴，心内自思道：“此必是蔡斌彦知我尚存，行文再来拿解了，否则，必是姚安海、高仁又弄起鬼来。这关书犹是海阳知县之故套也，不如瞒他罢。”因说道：“我乃姓蔡名允升也。你去请别人，我不会教书。”那差人道：“我明明晓得你是康相公，怎说不是？俺老爷还有吩咐，说本该亲来，但念军务绊羈，希祈早去。相公若是不去，下役如何回复？如同我去见老爷面辞何如？”康梦鹤又想道：“倘是非祸所及，必着有司官来拿，何必行文武弁？谅必去见他亦无心。”乃同他去坏衙门，那差人道：“相公请住，待我去禀过老爷，来请相公入去。”少顷，那老爷果然出来迎接，梦鹤心中稍安。自是，梦鹤在行内设教读书不题。

且说高仁，既审出来，心下拳拳，只在玉真身上。又听姚安海唆谋，赁一间房，紧邻着世杰的宅，日则夸耀华美以动之，夜则吹萧鼓瑟以引之，藏篱躲壁，以窥其意，钻穴穿隙，以砚其容。卜玉真寂然，渺不相涉，听管弦如流水，观华美如浮云。正是：

游蜂有意到花边，空惹竹离含笑嫣。
妾想多因不自呈，千奸百巧总徒然。

玉真每日坐在孤帟，郁郁不快，思着后园花木，也懒去玩赏。时人有歌《油葫芦》为说，词曰：

翠被生寒压绣綉，休将兰麝薰香。残灯挑尽难成梦，莫把珠泪添然。想那时，锦囊佳篇；思那人，玉堂踰迁。这些儿，坐既不宁，睡又不眠。那见日，登临不快，闲行又烦。情绊意承，泣涕连连，神魂飞经在君边。

那一日，蔷薇盛开，玉真同女婢名晋锦出来游观，偶被高仁窥见，高仁遂将钱掷落花丛下甚多，玉真视之，略不相干，依旧入房内去，惟晋锦在后，高仁放起胆来，脱所穿衣巾，掷在晋锦肩背上。玉真想道：“这畜生甚是无理之极，若不早预防他，异日必惹起大祸。”且一日又闻高仁遣人来，与世杰说道

：“秀才若告以女儿许他，他愿与聘金三百，你若不许他，他要生一非祸，将你前程黜了，仍要害你性命。”吓得卜世杰惊惶说道：“我那有不肯之理？奈我女儿执性，教我怎处？倘高兄若有计设施，劝得我儿心愿，弟皆听命。”那人道：“只求秀才将聘金收了，他一介女流有何才能？高老爹自然有计乱络他，不由他不愿。”卜世杰与林氏商量，不使玉真知道，竟收了聘金。玉真闻之，坐立不安，千恩万想。正是：

松筠节操耐霜天，铁石不磨一样坚。

咫尺霞漳隔着汉，不知何日会团圆。

大夜，月明如昼，高仁、姚安海在内饮酒歌乐，玉真乘此时出来散步。行到竹篱边，见一只死狗甚大，忽然想到：“吾计有所出矣。”把死狗宽宽拖入房中。其房在后园，离他爹娘睡房稍远，较高仁一间宅又近，尝特因高仁来此住，都在爹娘房里睡。今晚说要独睡，他爹娘因收了高仁的聘银，稍有不管之意。玉真即将自己衣衫脱下，将那一只死狗装作人形，丢在房内床中，积多干柴在内，乃将高仁所掷的银为盘费，所掷的衣巾装做男身，自想道：“吾父被他势压，收他聘礼，倘使得知这计，决行不得，若带晋锦伴行，未免步疑，不如都满过罢。”玉真乃俟至更深人静之时，放火尽烧，本身即乘夜逃出。

好得此火一发洩如神助，无暴迫之声以惊动人，是以玉真爹娘睡得稳稳的，那知柴干火烈，自风上吹落风下。时高、姚二人吃得醉昏昏的，睡在床里，被火烧得痛觉，翻身坠落床下，爬将起来，二人自相冲倒。但见两人翻来覆去，如鸟鼠坠落水缸，爬不得起一般，口又被火烟熏得不能叫，只是两手做四脚爬走。顾不得衣衫烧坏，忘不得骨肉痛烂，一撞出门，乱走乱跳，大声喊叫，惊得邻人大家起来打火。卜世杰正在眠中，被他叫醒，出来看时，火发在女儿房里，慌忙去救，叫：“玉真吾儿，你快出来！”连叫数声，并无人应。至火灭入内一看，嗟嗟！玉真已烧死于床下矣。世杰夫妻痛哭一场。大家挨拢来看，果然烧死了。高、姚二人闻玉真烧死，亦走来看，只见其色如杉炭，其形似虾蟆，高仁忽叹一声道：“呜呼哀哉！我的心肝。天杀我也！”不觉泣泪数行。时人有讥其不自量，吟一绝为证：

漫言一笑值千金，半句感情惹泪淋。

燕雀妄思鸿鹄友，多贻世上说痴心。

于是世杰备了棺木，埋葬明白不题。未知玉真逃出如何，且看不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三及第荣授皇恩

诗曰：

贫士求官真可怜，一时登第如登天。
琼花捷报闻生色，御酒啣杯容吐妍。
凤阁龙门称俊品，玉堂金马羨姿鲜。
休夸蓬岛神仙境，鳌禁彻莲胜万千。

且说玉真逃出，意望霞漳来寻梦鹤，一路颠颠倒倒，询途问店，虽然受尽艰苦，亦直任而不辞。只身路行，傍人观之，有俨然不可犯之锋。时人有感而吟一绝：

柳营浑令实严威，天堑江河又峻巍。
欲到桃源不惮远，独行踽踽赞闺闱。

是夜，玉真在路中吟一首《寄与风月传闻爹娘得知》：

塞烟野草树轻襟，无奈蹇裳独自吟。
不惜微躯浑是胆，忍闻悲雁尽非音。
临行仰视月为瑟，须去和同风作音。
弹得情思难两全，只因势迫泪淋淋。

不数日，卜玉真到了霞漳，逐处寻访，未有踪迹。忽一日，走到大街，认见一位汉子，脚未行而头先趋，如饮马之奔江，身未动而手乱摆，如狂狗之爬沙，冒突风雪而来者，乃前日光棍也。玉真正要躲身避他，奈洪袖中乃是色中饿鬼，虽不敢认是玉真，但看见是个丰姿少年，遂近前施礼问道：“贤兄似非本省之人，敢问要寻贵产么？”玉真道：“弟闻贵漳才子康梦鹤，自来拜访，今未知康府在何处？”洪袖中道：“此乃天假之缘，幸问得人。梦鹤正是小弟亲朋，其屋与弟比邻，愿先引进。”袖中骗他穿入偏巷曲街，欺他心目认不行大街市，直引到破古庙极深处，内系坏墙破屋，树木丛草。及玉真入门去，意以为旧栅栏。袖中把庙站紧关。入到庙后，看见树木茂草，玉真意以为荒埔，殊不知至此四围并无去路。袖中就起不良之心，要调戏他，倘若不肯，便要行强。玉真自知中计，不能脱得身去，“况我一介女流，安能敌得过？”正是：

冤家路隘为浓情，松柏经霜正见贞。

束手徬徨天地小，飘飘风雨动猿声。

玉真静思半晌，因在路中耳闻吴翰林之事，忽生一计，心自思道：“这个痴汉，只可以理骗，不可以力争。”乃假笑脸而问道：“康梦鹤家在那里？你可快引我去见他。我不日要这漳城到任，你晓得我是谁？我乃广东吴翰林，现授福建布政，访查微行到此。因康梦鹤前年游学相训特来拜他。你若不信，现有文凭在身。你近前来求看，手不要动，恐汗坏我的。”玉真即抽出文凭与他看，并读与听。洪袖中头如水碓，心如春杵。盖那时五尺童子皆传说吴布政，尚青，为少年，微行在漳州有数日，其为人忠义正直，不避炎势，因弹劾朝奸，被贬布政，有人犯着，十生九死，凛然可畏。你知玉真一时那里有这文凭？因被高仁告害之时，太爷将一张文书判语，用一颗印，付玉真执炤。玉真丢在他父亲靴里，其靴犹是他父亲嫌小不穿的。因那日逃出，把此靴穿在路中，乃持起文书，带在身上。抽出与袖中看时，又把一幅纱罩在上面，视得不明不亮，洪袖中字又不甚深识，只认得一颗大印，便心内惊恐，意以为真，遂跪倒请罪，说道：“小的肉眼无珠，愿大老爷赦罪。”玉真佯为不知，说道：“你好意引我去见康梦鹤，有何罪过？我不怪你，且请起来。你是什么名姓？”袖中道：“小的姓洪，名袖中。”玉真道：“异日我自然看顾你。”袖中欢喜许诺，即引到康梦鹤家中。

遇梦鹤去应试，其母陈氏，问道：“小官人贵姓大名？要寻我儿何因？”玉真道：“我乃吴翰林便是。因年兄前年游学相熟，敬来探问。今既不在愿入内堂借文房四宝，写一字寄此，以表厚情。未知尊婶意下如何？”陈氏道：“愿请老爷入内，且日色已午吃了菜饭去。”玉真又回头对袖中道：“你且回去，待你到任时必须来见我。”袖中唯唯而去。

卜玉真把门闭起，脱了男服，依旧女妆，及陈氏在内收拾饭出来，依然一个绝色女子，怪而问道：“你说是什么吴翰林，那里又变做女身？想你不是鬼怪，是何方人氏？来俺家何因？从头说来我知。”玉真即将前事自始至终说得明明白白。陈氏听了这些言语，与梦鹤所说句句相合，知今见得是真，不胜欢喜之至。自是母子相得，不消说了。

且说吴翰林果然访得漳州知县酷虐害民，次日即走马上任，差役拥护簇簇。洪袖中遂以为实，说：“吴布政亲许我去见他，他要看顾我。”遂慌忙持着手本，突然直入，被衙役拿到台前，说：“你这汉子好大胆，敢来冲撞大老爷！”那吴翰林亦不待分析，着差役拿下，发打二十板，赶出辕门。洪袖中心内暗想道：“这个翰林好薄情，既许我亲见他，为什么又打我？”及后日闻梦鹤中了，要来迎请夫人，乃知前日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夫人。又思前日被毛狮王打，今日又被他骗，皆是我之自痴，满面羞惭不题。

去说康梦鹤会试中了第六名，殿试中了探花，圣上观其二三场对策，明亮典雅，堪以理烦治剧，查广东缺了一员察院，遂除授为广东察院。圣上特旨着康梦鹤即日起程到任。梦鹤领旨，遂到广东上任。

各属下文武官员当来拜参，那时审解康梦鹤回籍的太爷认得是前日康梦鹤，有藏羞虑罪之意。康梦鹤对那太爷说道：“你可认得本院否？”那太爷惶恐俯伏，说道：“荆山璞玉，肉眼何知？但卑职当时勘其才猷，亦识掀揭恢廓，是以要大老爷归籍潜修，可以早得成名，不必流落他乡。今大慰鄙望，伏乞恕罪。”康梦鹤道：“那里话，本院不怪你。但高仁、姚安海，这两奸险小人，你做本府将何以教我也？”那太爷连连打恭道：“卑职回去，自当效力。”正是：

男儿失意世多欺，得志无人不奉持。

奎壁光辉扬艺海，公门桃李向春滋。

及文武拜贺已毕，阅看手本，有写蔡斌彦的名字，康梦鹤道：“我的岳父尚在此任，不免写一名帖，请他夫妻齐来相见，看他说什么话？”不一时，长班报：“蔡老爷与奶奶齐到外堂。”康梦鹤道：“请蔡奶奶先入内相见。”那许氏入见，逡巡畏缩，不敢举头，梦鹤道：“岳母，你认不得梦鹤了？”许氏仰首一看，乃是女婿，泣道：“恨我女儿福薄，不得共享天禄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你女儿活了。”即与之告其回生之由，“如今现在潮州城内，前日即差人去迎接，过几日想必就到。但我被岳父告得忒害，几乎丧了性命。”许氏道：“我亦常常劝他，奈他执意，说吾儿不报他知。如今可喜可贺，望吾儿将前事赦落千顷波流万幸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待儿出外见他，看他如何？”乃出外堂相见。康梦鹤尊他上坐，蔡斌彦推逊不已。康梦鹤道：“敬你是客，不妨就坐。”蔡斌彦将眼角把察院一看，恍如女婿一样，但他沉船死了，恐是人貌相似。康梦鹤问道：“本院阅观前任旧案，有一件究偿女命事都是年翁尊名，未知曾得究偿命否？若是未完案，本院即为年翁亲提偿命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蔡斌彦惶惶不安，禀道：“那同大老爷尊讳的就是卑职女婿，今不幸沉船身故了。”康梦鹤道：“既是年翁女婿，女儿虽死，不过命数该终，岂有夫妇相得而下毒手打死乎？你该写一书封去骂他，说缘何不报你知便罢了，因何告偿命，害他致之死地？是年翁失德之甚也。若然，则康梦鹤之死是你害之也，你能为女儿告偿自终之命，我今要为康梦鹤告偿迫死之命。上表奏过圣上，说你陷害无辜书生，把你禁劾天牢，活活饿死，你信乎不信？”吓行蔡斌彦面无红色，揖了又揖，说道：“求大老爷恕卑职性命，愿乞骨骸归本乡。”康梦鹤笑了一笑，叫左右领蔡斌彦退入后堂，与许氏相见。许氏见丈夫来，笑容满而，起来迎

接。正是：

贫穷则父母不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。

一声雷震霹雳天，燕雀魂飞栖不住。

那斌彦看见许氏欢乐异常，问道：“我这等忧愁，你因何这等欢喜？”许氏道：“乐人之乐，忧人之忧，不相同也。”蔡斌彦道：“我观此大老爷恍似我女婿。”许氏道：“若是女婿，你还敢见他？”蔡斌彦道：“你不晓得，倘是女婿，居此地位，福大量必大，安肯责备此小事乎？”许氏道：“害人性命，还是小事？亏你敢说！”许氏乃与之实告其由，蔡斌彦羞惭满面，按下不题。

再说那时广东文宗到任，要往潮州岁考，康梦鹤即荐查必明进泮。及科考，陈天英错落第三等，不得乡试，适许文泰除授山西泌县知县，路经广东省，入拜梦鹤，陈说天英三等之事，梦鹤即荐天英。斯时总裁官与康梦鹤乃系同门，即青眼陈天英，选中了第十五名。

去说许文泰到泌县到任后，出来城隍庙拈香，路遇一簇人追赶一个汉子，声声唱打。看见县尊来，众人拘到轿前，跪禀说：“老爷救命，小的这三四人被这光棍骗害得凄惨。昨日白昼，乘其不虞，攻其无备，入内偷小人衣被银两。今他穿的衣服被小的认着，乃呼众人捉捕。幸遇青天，伏乞追究，以儆将来。”文泰诘问，件件皆真，究其人，乃当日在潮州府骗康梦鹤银两包袱之邵福也。文泰登时打了四十板，追赃还后，即解到广东康梦鹤台前待罪。斯时梦鹤本要处死他，以杜民害，奈邵福磕头，声声说道：“老爷救蚁残命！小的自今以后悔去前日之非，愿削发出家。”梦鹤怜其有回头之念，即赦他逐出。邵福自是悔悟，就在广省庵堂修行。

又过了数日，肇庆府百姓来呈告知县贪酷虐民，梦鹤勘其三十四款，赃证皆实。原来就是数年前乱棍打梦鹤卖放人夫的赵知县，如今已除授在此。康梦鹤知其暗昧贪酷，又兼款证确实，即特上本题参，钦奉圣旨，御批“削职为民，归家免究，钦此钦遵”等事姑勿题。

却说康梦鹤上任之时，即差一班家丁去漳州，搬请母亲并胞弟，赴任又差一班往潮州，迎请玉真家眷。未知玉真迎来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接回雁惆怅凶信

诗曰：

一段姻缘一段磨，岂能容易便谐和。
好花究竟开时少，明月终须缺处多。
且喜日中照日色，谁知塞外报风波。
死离三载千肠断，天意如斯无奈何。

却说康梦鹤差了三巡大轿，二十匹马、凉伞、旌旗，到潮州府迎请夫人，及到府城，知府庞端及满城大小官员办灯结彩，修盖公馆，迎接烂然，令人可爱。及到了卜世杰之站，人马簇簇，知府以下官员皆差人持手本叩候，吓得卜世杰不魂不附体，暗想道：“莫非是高仁、姚安海弄什么祸来？”忽见二位女婢、一个标致的官家，手持一封书，跪在世杰面前说：“太爷叩头。”世杰忙扶三人起来道：“你们众人认差了老夫并无儿女，太爷从哪里来？”那管家道：“小的是察院康大老爷差来的，现有书在此，那里是认差。”世杰展开一看：

霞漳康梦鹤百拜奉启

卜玉真即蔡平娘贤卿妆次：

时光易近，离恨难穷。想我别卿晓，太行山稳稳，谅卿思我时，天堑水悠悠。今幸上赖祖宗之灵，不负芳卿之德，一仙独登，五荣俱至，擢拔探花，飞下木凤，除授广东察院。敬遣差役迎请赴任，千祈夙驰星驾，无烦悬结为慰。

卜世杰看完，乃知是他无缘的女婿，不觉流涕道：“吾女儿不幸被火烧死了，今埋葬许久，敢烦大叔回覆大老爷。”那管家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但大老爷吩咐极是严切，今既被火烧死，太爷可同小的齐去，亦好和大老爷说个缘由。”卜世杰道：“老夫不便去，你若不敢空回，待我写一封书付你持去。”那管家遂待世杰写书，持了回去。正是：

苍烟迷惘遇风开，衰草连天幸雨栽。

迎接载途设赫赫，谁知好事多磨猜。

却说满路文武官员迎接甚多，见未有夫人，皆散而归。梦鹤尚未知，至将到之日，大开东阁，挂起红彩，张乐设饮，喜得新婚宴尔。思前日做了踏鳌折桂子，今夜得了跨凤乘驾客，坐在交椅里寻思。不一时，见一管家跪下道：“禀大老爷，卜太爷有书回覆。”梦鹤忙忙问道：“夫人到否？”管家禀道：“小的奉命去请夫人，见卜太爷，卜太爷说夫人不好了。”梦鹤吃了一惊，疑是高仁占去，问道：“什么不好？”管家道：“卜太爷有书在此。”梦鹤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追维别后，女儿每日废寝〔忘〕食。不幸命薄福浅，是夜万籁俱寂之时，天降火灾，将女儿玉真烧死。今蒙念旧，益添泪流，临笔依依，欲言难尽。谨此拜复。

梦鹤看毕，泣流两行，仰天叹息，说道：“梦鹤，何一个佳人尚居不得！”遂颠倒在椅上，昏昏如失。须臾，叫：“管家在那里？”管家道：“小的在。”梦鹤道：“卜大爷你何不请他来？”管家道：“小的强他同来，他说‘女儿福薄，我有何面目去？你速速去报你大老爷得知，免得大老爷翘望’。”梦鹤叹道：“罢！罢！”

且说康梦鹤差人去漳州请老夫人，一路灿然，闾里生色，自不消说。其母陈氏屡请玉真上轿，玉真泣道：“母亲你同叔叔去，儿不去。”陈氏道：“吾儿何出此言？一生所望，夫主金榜题名。今幸侥倖，正是吾儿同享君禄之时，说什么不去，得无薄却夫君觅封侯之意乎？”玉真道：“儿为他受尽艰辛劳苦，只望他成名，显儿坚贞之志，光荣我父母。今儿被奸陷害，乘夜偷走到此地父母不知，儿若去享富贵，弃父母于受苦之地，心何忍乎？”陈氏道：“吾儿同我去见你夫主，着他差人去请亲家亲母来，也未为迟。”玉真道：“也非此之谓。儿闻‘君子不矜细行而弃大节’，今儿与他全未相熟，忽然同母亲去，是贪他富贵也。贪富贵即矜细行也；未待新迎，是弃大节也。若然，则儿乘夜偷走而来，今复不待迎请而去，究与淫奔者何异乎？儿断然不去。”陈氏道：“吾儿既有此坚贞之志，不免我先往，着你叔叔伴吾儿暂在这里。”于是陈氏即先往。正是：

关雎淑女待君逮，郑重合浦名节休。

不比游荡轻薄子，忽逢富贵喜心悠。

陈氏在路数日，一日到了广省城外，长班先报与梦鹤知，梦鹤忙忙出郭跪接。见了母亲，不胜欣喜，见兄弟不在左右，因问道：“兄弟缘何未到？”陈氏道：“你弟要慢几天来。”陈氏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何不去请媳妇？”梦鹤叹息流涕道：“儿命孤缘薄，玉真被火烧死了。”陈氏道：“你从何得知？”梦鹤道：“儿前日去请，他家回书来报。”陈氏道：“玉真既然烧死，只得罢了。我为娘的替你娶了一房在俺本里，生得极是丑陋，但他一日病死，后来回生起来，说他名玉真，声声道去潮州府寻卜世杰，说是他父亲，又说吾儿是他夫主，名做兰竹。”梦鹤听得“兰竹”二字为“难得”，知母之话有哑迹，一时怎猜得破？只说道：“即有媳妇，母亲何不带他同来？”陈氏道：“他有名节之此，要吾儿亲差女婢去迎请他。他到潮州府认了爹娘，然后同爹娘一齐至此

。”梦鹤听了愕然道：“天下事那里有这等奇怪，把人生为南柯之戏？”陈氏变色道：“吾儿说蔡平娘回生，你母即信，今我说玉真回生而你不信。岂我之言尽不若你之言，而你之心遂不符我之心乎？”梦鹤道：“儿安敢以他人之心疑母心，但母亲说名做‘难得’，若有可异。”陈氏道：“难得是实，难得谁敢说易得乎？”梦鹤不敢再问，遂请母亲入察院行内，即奉母命，差数个女婢并管家再去漳州，迎请兰竹夫人。但心中叹奇，自想道：“若以为梦，则母亲之言是真；若以为真，则恍然犹是梦。”沉吟不悟。

且说康梦鹤差役起身，只限三十日到，及过了限期未到，心下愈生犹豫不决，乃再差数匹马去请。不知玉真请来未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能知足衣锦还乡

诗曰：

知足优游绿野堂，功成身退简遍彰。
归来松菊加生色，兴起弦壶倍有香。
御草增光秋水薄，金莲华美浮云凉。
挂冠解组世风远，才子佳人喜色扬。

却说康梦鹤又差人去迎请夫人，原来夫人到了潮州，即入门见爹娘，正逢世杰、林氏在家愁痛。林氏忽见玉真入来，吃了一惊，大叫道：“毛儿出现了！”举步欲退。正在踌躇间，惟世杰放些胆为，指着玉真道：“吾儿阴灵不泯，自恨命薄，当早升天界，不可自日现形，以示怪异。”正是：

只道阴灵显圣，谁料真身复还。
岂比鹤归华表，宛如凤还丹山。

玉真道：“父亲母亲休怕，儿是生人，未曾被火烧死，是儿设计。”乃与这告其无死之由。世杰大喜，自不必言。

且说潮州知府去拜贺梦鹤，梦鹤说起姚安海、高仁之事。及回来，即差班关封锁去拿来治罪，押解广省。奈姚安海闻知，自缢身死，高仁即将数万家资尽付太爷贿赂买命。那太爷自思道：“他又非贪利之官，教我如何区处？”幸闻大老爷夫人到，太爷即张乐设筵，着奶奶亲自去迎接，又自己亲到卜世杰家，殷勤拜请。玉真脆然说道：“妾本一介寒门女流，未曾荷蒙圣恩，何劳奶奶玉驾屈舍？况妾那里有此厚颜到奶奶衙门，能无贻笑士君子之口乎？”奶奶知其

必不肯去，乃结彩设宴，就在世杰家中。

那奶奶善于奉承曲意，及酒至二巡，说道：“妾闻夫人才德佳誉，但必事穷见节义，世乱识忠臣。天欲夫人显其名节，是以生这两个小人以磨挫夫人。如今姚安海虑罪自缢，高仁拘禁在监，候解发落。奴家想，夫人宪度汪洋，胸涵万汇，岂耿耿见忌这一蚁物乎？谨奉白金五千两，伏乞纳入，幸幸。”玉真屡辞不受。那奶奶又添五千送与卜大爷，玉真道：“论高仁奸险，情实可恶，罪不容赦；若论前日送轿之惠，情又可恕，念奶奶面上，不究他罢，银再不受。”那奶奶道：“这礼若不收，夫人之情虽领，奴家之心何安？虽薄礼不敢渎献，特以为花粉之资而已。”玉真知其难却，没奈何，乃收了。

却说玉真被奶奶深爱姿雅幽闲，不忍分别，留恋数日，是以过限。及数匹催马赶到，奶奶即亲送卜氏起身。

不数日，到了广省，梦鹤与母亲陈氏出接。玉真下轿时，梦鹤属目观其形貌，与玉真无二。梦鹤道：“来的就是难得夫人乎？”玉真举眼看陈氏，陈氏无言可答，惟大笑而已，乃指梦鹤问道：“你认得此人么？”梦鹤道：“儿当初在锦霞一见玉真一面，恍然相似。”陈氏即与之说其来由，大家欢喜。梦鹤又问道：“夫人何来之迟也？”玉真即告以大爷的奶奶殷勤及说请之事。梦鹤道：“饶他性命罢了。”乃遣人去请蔡斌彦夫妻来相认，斌彦与许氏不敢认，玉真道：“我即是你女儿蔡平娘也，面形虽认不得，但娘亲生我之劳苦、爹爹养我之恩情、当日所做过事业，儿一一都记得。愿爹娘不必怀疑，受孩儿四拜。”玉真拜毕，蔡斌彦乃与卜世杰结为兄弟，许氏与林氏拜为姊妹，合家欢喜。正是：

大都苦从甘中生，冷暖分离见世情。

假使安然居宇宙，那知今日此和鸣。

去说康梦鹤得了卜玉真，是夜洞房花烛之间，二人说起前日之事，有可笑的，有可恨的，有可嘉赏的，有可叹异的，说得情意浓浓。交欢之乐，比寻常人不相同。时梦鹤忆前日之蔡平娘，其美丽若彼，今日之卜玉真，其风神若此，喜以旧婚而乐新婚；卜玉真思前日之蔡平娘是我，今日之卜玉真又是我，既以一人之身而做两新人，二人情浓意洽。时人有一首诗，单道梦鹤之乐处：

无限情深世叹稀，淡妆碧玉斗芳菲。

摇曳弱柳如风嫩，掩映芙蓉带月辉。

醉倒烟花附风舞，醒随云雨扳龙栖。

婵娟解晤君堪羨，牵惹挥毫魂魄飞。

时人又有歌一曲《黄莺儿》，单道那旧人变为新人的乐处：

成就了知心，知心和谐，记得尝相寻。相寻浑忘，一段浴浴春娇，春娇画不成。气味深，形销骨霭，魂飞沉，我长吟。云锁双禽，遍体尽香侵。当年鼓瑟，今日又同衾。萧萧阳台，浓浓花阴。审问明，又疑是昨夜梦和湛。梦和湛，值千金。

思梦鹤前日正上鸾殿彻金莲，今日又入桃源寻仙姬，时人亦有一词《满庭芳》，单道鹤的乐处。词曰：

断肠赋，断肠篇，幸得相同惕病干。叶落时，花开年，喜得月缺又团圆。连理枝栖两凤凰，同心结绾二鸳鸯。志遂旋踵，比指心恋，梁案同坚。天长地久应无变，海誓山盟永不颠。深恨光阴无再，日光易迁。堪慰广寒折桂，池塘采莲。硕者仰宴赐酒，恍然颠倒鸾凤天。今兹洞房花烛，犹然抱占有鳌头边。朝绸缪，暮绸缪，闺中侣和情意绵。郎爱女，女怜郎，探骊得意形神翩。

梦鹤、玉真到次早齐齐起来，正在闲话，忽然一阵秋风吹来一张纸，内写天妃娘娘四名签诗。梦鹤、玉真拾来一看，狂然惊叹，犹疑在梦中。两人相顾彷徨，因出来问母亲陈氏道：“儿生平只因天妃娘娘四名签诗，合则离，离则合，悲了欢，欢了悲，离合悲欢，颠连反覆。往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儿今日之事莫不是梦乎？”陈氏道：“吾儿今日之事虽非梦，然亦何可认为真非梦也！盖人生世了，尽是梦中人也。吾儿若疑为梦，就是梦也。即可因现在所居之梦去行可矣，何必问其真哉？且今日既成就了事，宜焚香当天拜谢天妃娘娘之恩。”梦鹤觉悟，盥沐焚香，八拜而谢。

拜毕，退而对玉真道：“万事不由人计较，算来都是命安排。贤卿你前年九月初七日别离，至今犹是九月初七日会合，想起来，岂非签诗之意、梦中之语一毫不差乎？”玉真道：“妾观人生世上，犹是春梦。”梦鹤道：“此真可谓智者道。阳生于子而沉于午，阴生于午而降于子。盖天下事物，视以为有，则有者自无；视以为无，则无者又有。盈天地间皆物，即盈天地间皆属有无之数也。夫有者，春梦也；无者，春梦之觉也。此浮屠所以一空尽之，而吾儒以一理尽之。空无所附，以理字属之；理无所见，以空字目之。况吾与你触犯天威，死别三载，世之人多以为虚；业债未完，回生再结，世之人多以为妄，殊不知正属有无之数也。安知昔日之死非即今日之生，今日之生能定后日之死乎？”玉真道：“此论诚然。妾尝读书至‘仁者寿’句，试问古来仁者甚多，而今安在哉？妾想亦是春梦也。”梦鹤道：“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盖仁者之身是空也，仁者之寿是理也。何则？仁者之身，至今安在？可见空矣；但仁

者之功业德泽，自一世以至万万世，无一人不见仁者，此是理也。况我与你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昔日之春梦，贫贱劳苦，今日觉来，于我何有？今日之富贵逸乐，安必非昔日之春梦也？不如著有事绩，垂之简编，令后世传而颂之，身虽空而名不空，以表春梦可矣。”玉真道：“即如俺之事绩，可著之简编乎否也？”梦鹤道：“可矣。吾著之，使天下后世知托质寰区之数无几，凡富贵贫贱寿夭皆命所定，不必藏机关，结冤仇，而鳃鳃泪及，以图侥倖也。但吾父临终之日，曾交下书一封，说待我得志之后方可展观，今功成然遂，可以开矣。”乃虔敬展开一看，别无所言，只说：

你父将生吾儿之时，梦见一鹤：生得毛羽丰厚，衣翼鲜妍，无奈被泥压湿，不能奋飞。中有一二燕雀，都飞来欺侮他。忽然又一雌的来与之同栖，就生下一小鹤，须臾，一的与一小鹤子杳然不知其所之。那一雄的四顾一望，见有一个别雌鹤在土堆上，欲飞与之颉颃，奈颠连不得前。两鹤徒哀鸣而已。既而，一雌的视禽鸟多非其伦，飞来与一雄的翱翔于九霄之遥。及你父梦见这等事醒来，而吾儿降生矣。是以知吾儿前途虽偃蹇，后来必发达，要待得志之后开看，乃知吾梦之有应，吾言之不诬矣。

康梦鹤看毕，回思前日本身所为的事业，喟然叹曰：“我之一生，吾父已早梦及此矣，究竟皆是一梦。”当时有一绝为证：

寓形宇内其如梦，自古英雄一旦休。

富贵贫穷天注定，人生何事多心忧。

自是梦鹤觉悟，知足辞官归家。在路遇着数位商人，衣衫破碎，延路求丐。梦鹤听其声音系是自己乡亲，差人去唤他近前来问。数商人说是漳州人，因船被风扫沉，本钱罄空，幸俺数人扶了船篷上岸，今不得已，延途求化。康梦鹤道：“本院认得你是某人，经救康梦鹤，有之乎？”商人道：“有之。”康梦鹤道：“你如今认得我否？”商人道：“不敢。”康梦鹤道：“快请起来，你等皆是我恩人，各送银一百两，仍雇轿送你们归乡。众张人欢喜，叩谢而去不题。

却说康梦鹤到潮州府，同玉真到梅峰庵，去拜谢禅师当日收留穷途之恩。梦鹤对玉真道：“我数年以前，因寻夫人不见，寄栖此庵，及夫人来此进香，题了缘簿，才各踪迹。”玉真道：“妾记得当时看见相公一面，但不敢认。”又想到：“妾前日题二两香银，尚未有送他，今当一并送他。”

到了庵外，禅师迎入参佛，坐定，献茶，梦鹤谢他前日之恩，无可为报，今要奉白金三百两。禅师道：“出家人以清静淡薄为本，这银都无用，只求

大老爷椽笔一挥，增光山门。”梦鹤道：“这等大妙”即提起笔来，写“梅园山水禅师必亨”八个字以赞之云：

梅熟芳草满袖襟，园中菩提自知音。
山明幽静无尘色，水秀拓开见地心。
禅语圆明理乐转，师言寂灭昙花阴。
必然道与乾坤约，亨传曹溪归北岑。
及玉真看见壁上一首诗，读云：

梅峰大异木阑庵，梦鹤争如王播惭。
不禁笑鹏何所适，愁心难对俗人谈。

玉真对梦鹤道：“这诗是相公当日微贱时题的，今何不和一首？”梦鹤又举笔和云：

当年寄食梅峰庵，遯思古人聊慰惭。
振翩雄飞今遂志，眼前宛对嫦娥谈。
于是玉真亦援笔和一首：

拜敛飘零栖此庵，为情绊羁耐心惭。
当年雾蔽不堪道，今日云开聊可谈。

题毕，二人拜别禅师回来。行不数日，将近漳州，又遇着二人带锁，并四个押差，梦鹤视之，乃郑判躯、洪袖中也。停轿问之，判躯道：“小的无冤受屈祸，因父亲被反诬赖人命。”袖中道：“小的父亲在县为赋役，被察院访察十恶。今俺二人父亲年老逃出外境，未知生死，今文书又来拿解家属。”梦鹤问判躯道：“你原是生员，安可同锁？”判躯道：“因前年为人所讼，黜退前程，问了徒罪，幸逢大赦。”梦鹤道：“有罪不及妻孥，我为你二人解围。”押差道：“恐违了日子。”梦鹤道：“我即写呈交你带去。”乃立写呈状，并一名帖，付押差去投递。

那察院拆开一看：

原任广东察院康梦鹤为恳情赦宥事。痛思郑判躯、洪袖中之父，一则衙蠹害良，一则迫死人命，罪不容赦。惟念洪旆扬、郑锦园之子，几諫不从，罪有可原。况以髦老之父而逃出，露湿风霜，是责之愆也；以孱懦之子，欲拘代父服刑，是重之罚也。骨肉参商情何切，至性若离心何安。国法之威未加，逃亡

之惨已至。然袖中等不忍亲骸秽狱，何患一身艰危。但尧有自新之士，舜有改过之民。开一面之网，可复抵合之风；视如伤之心，可登苍姬之世。谨呈。

那察院看毕，即批云：

旆扬、锦园之抛离，袖中、判躯之讥諫，皆不足以偿其罪。惟念寅翁之情，洪筛扬免追罪属，郑锦园宜出棺木，俱释放。

嗣后，这二人悔前日之非，感今日之恩，俯伏谢罪，自不必说了。

且说梦鹤在任，喜得双生贵子，后来俱显名于世。及荣归之时，远方亲戚、并附近邻里闻之，各牵羊携酒来相贺。自是，梦鹤日与玉真优游于绿野之堂，咏歌唱叹，俯仰上下，乐夫天命于无穷。乃举和倡所作之诗集为单家稿，当世已经刊刻，流传不衰。

弥坚堂主人与梦鹤交契，不啻胶漆之亲，熟悉一生所经事迹，不觉因后之和乐，而有感于前之坎坷，忆前之坎坷，而有慰后之和乐。且思积恶之人，其后来之报若此，积善之人，其后来之报若彼，犹可信福善祸淫之不诬也，天生贤才之不偶然也，因为之作《终须梦》以记焉。既成，乃为之赞。赞曰：

伟哉梦鹤，冰霜松柏；懿哉玉真，坚操铁石。曰才曰佳，今古无双；曰情曰节，万古不易。几回离合，几回悲欢，可感可叹。丰城龙剑，合浦骊珠，可羨可嘉。霜竹雪梅，平娘之节以之，大江巨海，其祥之情以之。非节何以见其佳？非情何以见其才？且无平娘之节，不能见梦鹤之情；无梦鹤之情，亦不得不显玉真之节。因为之歌曰：日月可转兮，节难转；云雾可消兮，情难消。情也者，先天地而始，后天地而终。节也者，参造化之德，成造化之均。嗟嗟，微斯情兮，吾谁与俦？微此节兮，吾何以终？且微此数奸从兮，吾之情节才佳何以彰？